

法
生
集

明一庵主人編輯





善導大師
彌陀化身
創淨土宗
楷定古今
本願稱名
凡夫入報
平生業成
現生不退



善導大師畫像

目錄

《往生集》序	20
《往生集》卷之一	22
沙門往生類 (98則)	22
一、遠祖師	22
二、慧永	23
三、曇順	24
四、僧叡	24
五、曇恒	24
六、道昂	24
七、曇詵	25
八、道敬	25
九、佛馱跋陀羅	25
十、僧濟	26
十一、慧恭	26
十二、慧虔	27
十三、僧顯	27

十四、慧通	27
十五、法琳	28
十六、曇鑒	28
十七、僧柔	28
十八、慧光	29
十九、慧進	29
二十、道珍	29
二一、神鸞	30
二二、智者大師	31
二三、法喜	31
二四、章安	32
二五、慧成	32
二六、道喻	32
二七、智舜	33
二八、慧海	33
二九、法智	33
三十、善導和尚	34
三一、智欽	35

三二、五會法師	35
三三、臺巖康法師	36
三四、自覺	37
三五、善胃	38
三六、神素	38
三七、慧璿	38
三八、懷玉	39
三九、道昂	40
四十、道綽	40
四一、寶相	41
四二、惟岸	41
四三、僧銜	42
四四、懷感	42
四五、德美	43
四六、辯才	43
四七、壽洪	44
四八、法祥	44
四九、大行	44

五十、明瞻	45
五一、永明壽禪師	45
五二、志通	46
五三、晤恩	46
五四、圓淨常法師	47
五五、淨觀	48
五六、慈雲懺主	48
五七、宗坦疏主	49
五八、慈照宗主	49
五九、法持	50
六十、本如	50
六一、基法師	50
六二、若愚	51
六三、守真	51
六四、知禮	52
六五、有嚴	52
六六、慧明	53
六七、師贊	53

六八、二沙彌	53
六九、了然	53
七十、思照	54
七一、智廉	54
七二、智深	54
七三、法因	55
七四、智仙	55
七五、宗利	55
七六、齊玉	56
七七、圓照本禪師	56
七八、大通本禪師	57
七九、靈芝照律師	57
八十、清照律師	57
八一、思敏	58
八二、晞湛	58
八三、登法師	58
八四、僧崖	59
八五、藏法師	59

八六、孤山圓法師	59
八七、元淨	59
八八、喻彌陀	60
八九、蒙潤	60
九十、雲屋	60
九一、旨觀主	60
九二、曇懿	61
九三、太微	61
九四、用欽	62
九五、久法華	62
九六、祖輝	62
九七、楚琦	63
九八、寶珠	63
總論	63
《往生集》卷之二	65
王臣往生類 (32則)	65
一、烏菴國王	65
二、宋世子	65

三、劉遺民參軍	66
四、張野茂才	67
五、張抗學士	67
六、王仲回司士	67
七、馬子雲縣尉	68
八、賈純仁郡倅	68
九、張迪助教	68
十、王龍舒國學	69
十一、江公望司諫	69
十二、葛繁大夫	70
十三、李秉中官	70
十四、胡闡宣義	70
十五、楊無爲提刑	71
十六、韋文晉觀察	72
十七、文彥博潞公	72
十八、馬圩侍郎	72
十九、鍾離少師	72
二十、閻邦榮承務	73

二一、王衷朝散	73
二二、鍾離景融大夫	73
二三、錢象祖郡守	73
二四、梅汝能縣令	74
二五、咎定國學諭	74
二六、馮濟川諫議	74
二七、王敏仲侍郎	75
二八、吳信叟進士	75
二九、白居易少傅	76
三十、張掄都總	76
三一、蘇軾學士	76
三二、張無盡丞相	77
總論	77
處士往生類 (28則)	78
一、周續之	78
二、鄭牧卿	78
三、張元祥	78
四、孫良	79

五、元子平	79
六、庾銑	79
七、宋滿	80
八、汾陽老人	80
九、元子才	80
十、吳子章	80
十一、何曇跡	81
十二、王闔	81
十三、范儼	81
十四、陸沉道	81
十五、孫忠	82
十六、沈銓	82
十七、唐世良	82
十八、計公	82
十九、陳君璋	83
二十、張銓	83
二一、闕公則	83
二二、李知遙	84

二三、高浩象	84
二四、徐六公	84
二五、陸俊	85
二六、黃打鐵	85
二七、蓮花太公	85
二八、華居士	86
總論	86
尼僧往生類 (5則)	87
一、尼大明	87
二、尼淨真	87
三、尼悟性	87
四、尼能奉	88
五、尼法藏	88
總論	88
婦女往生類 (32則)	89
一、隋皇后	89
二、姚婆	89
三、溫靜文妻	89

四、胡長婆	90
五、鄭氏	90
六、陳氏媪	90
七、黃氏	91
八、王氏夫人	91
九、馮氏夫人	91
十、王氏女	92
十一、周氏	92
十二、周行婆	92
十三、陸氏宜人	93
十四、龔氏	93
十五、朱氏	93
十六、項氏	94
十七、裴氏女	94
十八、沈氏	94
十九、孫氏	94
二十、樓氏	95
二一、秦氏	95

二二、鍾婆	95
二三、孫氏	95
二四、梁氏	96
二五、黃婆	96
二六、陳氏	96
二七、崔婆	96
二八、吳氏女	97
二九、鄭氏	97
三十、周婆	97
三一、薛氏	98
三二、許氏婦	99
總論	99
惡人往生類 (8則)	100
一、張善和	100
二、張鍾馗	100
三、雄俊	100
四、惟恭	101
五、瑩珂	102

六、仲明	102
七、吳瓊	102
八、金奩	103
總論	103
畜生往生類 (3則)	104
一、龍子	104
二、鸚鵡	104
三、鳩鵲	104
總論	105
續錄 (20則)	106
一、僧明本	106
二、朱綱少府	106
三、于媪	106
四、顧居士	107
五、方氏	107
六、張母	108
七、祖香	108
八、郭大林	108

九、劉通志	108
十、孫氏母	109
十一、唐體如文學	109
十二、楊嘉禕文學	110
十三、郝熙載文學	110
十四、朱氏	111
十五、徐氏	111
十六、戈廣泰居士	112
十七、杜居士	112
十八、孫大珩居士	113
十九、吳居士	113
二十、吳居士	114
《往生集》卷之三	115
諸聖同歸類（14則）	115
一、擇生極樂	115
二、往生無數	115
三、面見彌陀	116
四、十願求生	116

五、偈論淨土	116
六、請佛形儀	116
七、造論起信	117
八、龍樹記生	117
九、集善往生	117
十、得忍往生	118
十一、第二大願	118
十二、念佛滅罪	118
十三、勝會書名	119
十四、略舉尊宿	119
總論	120
生存感應類（12則）	122
一、鬼不敢噉	122
二、夢得聰辯	122
三、冤對捨離	122
四、夫婦見佛	123
五、卻鬼不現	123
六、薦拔亡靈	123

七、睡寢得安	124
八、病目重明	124
九、瘡疾不作	124
十、舍利迸現	125
十一、治病皆癒	125
十二、俘囚脫難	125
總論	126

《往生集》序

世尊始成正覺，為諸有情，普演佛乘。既而機難盡投，由是於一乘中，示三乘法。而復於三乘中，出淨土一門。今去佛日遠，情塵日滋，進之不能發神解、超聖階，退之俛俛乎有淪墜之險，而匪仗此門，其何從疾脫生死？大矣哉！可謂起末世沉痾，必效之靈藥也。顧古之效多，今之效鮮，其咎安在？則亦口淨土，心娑婆，而堅勇明悟不及前輩云爾。

聞昔有傳往生者，歲久滅沒，不可復睹。而斷章遺跡，班班互載於內外百家之書。予隨所見，輒附筆札。仍摘其因果昭灼者，日積之成編，殆存十一於千百而已。今甲申，竊比中峰廬居，掩關於上方。乃取而從其類後先之，又證之以「諸聖同歸」，足之以「生存感應」，計百六十有六條，而間為之贊，以發其隱義，題曰《往生集》。俾緇素之流，觀於是書，將指而曰：「某也以如是解脫而生；某也以如是純一而生；某也以如是精誠之極，感格而生；某也以如是大悲大願而生；某也以如是改過不吝，轉業於將墮也而生；某如是上生，某如是中生、下生。」庶幾乎考古驗今，為淨業者左券。

而客有過我者，閱未數傳，勃然曰：「淨土唯心，心外無土。往生淨土，寓言也。子以為真生乎哉？寧不乖於無生之旨？」

予俟其色定，徐而謂曰：「談何容易！如以無生而已矣，一切斷滅，不

應尚有唯心。果悟無生，則生亦奚礙？生既本無，故終日生而未嘗生也。

且爾已盡漏心否乎？」

對曰：「不能。」

「噫！漏心未盡，則生緣未休。生緣未休，則托質有所。茫茫三界大苦海中，不生淨土而生何土？六道之匍匐，九品之逍遙，利與害天淵矣。抑未之思歟！飾虛論而爭高，吾亦能之。所以弗為者，夫亦懼生於識法耳。行矣！爾誠不以予言為非，即淨土而之佛乘，蓋未嘗間隔絲毫，而奚乖之有？」

客悚然從坐而作，惘然而自失，不覺其汪然泣下而悲且咽也。整衣莊誦之，終卷，亟拜，亟請梓焉。梓既成，道其始末如此。

萬曆十二年（一五八四年）夏日 杭沙門袞宏 識

《往生集》卷之一

古杭雲棲寺 沙門祿宏 輯

沙門往生類 (98則)

一、遠祖師

晉，慧遠，雁門樓煩人，博綜《六經》，尤善《莊》《老》。聞安法師講《般若經》，豁然大悟，因剃染事之。太元六年（三八一年）過潯陽，見廬山閒曠，可以息心，遂感山神現夢，一夕雷雨，林木自至。刺史桓伊，乃為建殿，名曰「神運」。以慧永先住西林，故遠所居號「東林」焉。遠住東林三十年，跡不入俗，克志西方。高僧、巨儒凡百四十人，共為淨社。蓮漏六時，禪誦不輟。澄心繫想，三睹聖相，而沉厚不言。後十九年七月晦夕，於般若臺，方從定起。見阿彌陀佛，身滿虛空，圓光之中，無量化佛，觀音、勢至，左右侍立。又見水流光明，分十四支，洄注上下，演說妙法。佛言：「我以本願力故，來安慰汝。汝七日後，當生我國。」又見佛陀耶舍、慧持、慧永、劉遺民，在佛之側，揖曰：「師志在先，何來之晚耶！」既知時至，謂門人曰：「吾始居此，三睹聖相。今復再見，當生淨土必矣。」至期，端坐入寂，時義熙十二年（四一六年）八月六日也。

贊曰：晉以前，淨土之旨，雖聞於震旦，而弘闡力行，俾家喻戶曉，則自遠師始。故萬代而下，淨業弟子推師為始祖。可謂釋迦再說西方，彌陀現身東土者也，厥功顧不偉歟！予昔遊廬山，酌虎溪之泉，瞻三笑之堂，徘徊十八賢之遺跡。見其規模弘遠，足稱萬僧之居。而殿閣塵埃，鐘鼓闐寂，寥寥然戶異其扃，室殊其爨矣。哲人云亡，芳躅無繼，嗟夫！

二、慧永

晉，慧永，河內人。十二出家。既而與遠公同依安法師。太元初

（三七六年），駐錫廬山。刺史陶範，捨宅為西林以居之。絕志塵囂，標心安養。後義熙十年（四一四年）示疾，忽斂衣求屣欲起。眾驚問，答曰：「佛來迎我。」言訖而化，異香七日方滅。唐玄宗追諡「覺寂大師」。

贊曰：永初入道，與遠師伯仲而創淨社，以為萬世法，亦遠祖而永宗矣。至於命終之際，見佛來迎，先後如出一轍。證往生之瑞，當以二師為準則焉。自後廬山十八大賢、百二十三諸往生輩，不能悉錄，姑載一二如左。

三、曇順

晉，曇順，黃龍人。幼從羅什法師講釋群經。什歎曰：「此子奇器也。」後入廬山修淨業。時寧蠻校尉劉遵孝，創寺江陵，延順經始，盛弘念佛三昧。宋元嘉二年（四二五年），別眾坐逝，異香滿室焉。

四、僧叡

晉，僧叡，冀州人。遊學諸方，遠歷天竺。還關中，從羅什法師稟受經義，後預廬山蓮社。宋元嘉十六年（四三九年），忽告眾曰：「吾將行矣。」面西合掌而化。眾見叡榻前一金蓮花，倏爾而隱。五色香煙，從其房出。

五、曇恒

晉，曇恒，河東人。童孺依遠公出家，內外典籍無不通貫。自入廬山，專志念佛。義熙十四年（四一八年），端坐合掌，厲聲念佛而化。

六、道曷

晉，道曷，潁川人。幼師遠公，通經律，言與行合。念佛三昧，究心無間。義熙十四年（四一八年），豫章太守王虔，入山謁敬，請紹遠師之席，眾咸宗仰。元嘉十二年（四三五年），集眾念佛，就座而化。

贊曰：言行合一，所謂心口二俱念佛者也。聽其言則是，稽其行則非，而欲冀往生，將誰欺乎？

七、曇詵

晉，曇詵，廣陵人。幼師遠公，勤修淨業，兼善講說。註《維摩經》行於世。元嘉十七年（四四〇年），跏趺念佛而逝。

八、道敬

晉，道敬，琅琊人。祖凝之，刺江州，因從遠公出家。年十七，博通經論，日記萬言。篤志念佛，早夜弗替。宋永初元年（四二〇年），謂眾曰：「先師見命，吾其行矣。」端坐唱佛而化。眾見光明滿室，彌時方滅。

贊曰：沖年高才，鮮不自恃，而篤志念佛，非宿植淨因者乎？今沙彌略涉經論，我慢放逸，白首而無歸，不得已而談西方，晚矣。

九、佛馱跋陀羅

晉，佛馱跋陀羅，此云覺賢，迦維衛國人，甘露飯王之裔也。年十六，博學群經，深達禪律。姚秦沙門智嚴至西域，要師達長安。演法東宮，與羅什法師上下論議。後以懸指海舶，遭擯。入廬山，預遠公蓮社。譯出《觀佛三昧》諸經。宋元嘉六年（四二九年），念佛而化。

十、僧濟

晉，僧濟，入廬山，從遠公學。遠歎曰：「紹隆大法，其在爾乎！」後疾篤，誠期淨土。遠遺燭一枝曰：「汝可運心安養。」濟執燭憑几，停想無亂。又集眾諷淨土經。五更，濟以燭授弟子元弼，令隨眾行道。頃之，覺自乘一燭，乘空而行，見阿彌陀佛接置於掌，遍至十方。欻然而覺，且悲且慰。自省四大，了無疾苦。明夕，忽起立，目逆虛空，如有所見。須臾還臥，容色愉悅，謂傍人曰：「吾行矣。」右脅而逝。時方炎暑，三日而體不變，異香郁然。

贊曰：濟以聖師指示而生淨土，然則臨終助念，孰曰無功乎？而留龕溽暑，體發異香，梵行之精堅，驗矣。

十一、慧恭

晉，慧恭，豫章鄴城人。與慧蘭、僧光等同學。蘭、光繫念淨土，臨終皆有奇應。又五年，恭病篤，雨淚叩頭，誓心安養，念不少間。見阿彌陀佛以金臺前迎，恭乘其上。又見蘭等於臺上光明中告曰：「長老受生，已居上品，吾等不勝喜慰。恨五濁淹延，相依之晚耳。」恭欣然奮迅而逝。

十二、慧虔

晉，慧虔，少出家，戒行精確。義熙年中，投山陰嘉祥寺，苦身率眾。後寢疾，屬想安養，祈誠觀音。北寺有淨嚴尼者，宿德篤行，夜夢觀音從西郭門入。清輝妙狀，光映日月。幢幡華蓋，七寶莊嚴。尼驚異作禮，問大士何往？答云：「往嘉祥迎虔公耳。」虔疾雖困，神色如常，侍者皆聞異香，泊然而化。

贊曰：臨終見佛，或疑純是自己想心，今他人亦見之，何也？當知感應道交，不可思議。慎哉言乎！

十三、僧顯

晉，竺僧顯，南遊江左，遇疾，屬緣西方，虔苦不替。見阿彌陀佛光照己身，所患皆愈。即起沐浴，為傍人說所見，並陳誠因果，辭意剴切。明晨，端坐而化。

贊曰：懈怠比丘，遇有疾則曰：「吾力且憊，待平復已，然後念佛。」不知念佛為度老病。有疾念佛，今正是時。而顯以念力，既癒其疾，復得往生，賢哉！

十四、慧通

晉，慧通，從涼州慧紹禪師咨受禪法，祈心安養。微疾，於禪定中，

見一人形甚端嚴，語通云：「良時至矣。」俄而見阿彌陀佛光明燁然。定起，以告同學，安然而化，異香三日乃歇。

十五、法琳

晉，法琳，臨邛人。專精戒品。止成都靈建寺修淨業。常持《彌陀》《觀音》二經。轉誦之時，輒見一偉貌沙門，屹然在前。建武二年（四九五年）寢疾，注念西方，禮懺不息。見諸賢聖皆集空中，合掌而逝。

贊曰：琳誦經有沙門現前，蓋誠感耳，無足為異。其生西方，不係乎是。修淨業者，毋取相希慕焉。

十六、曇鑿

宋，曇鑿，平生片善，迴向西方，誓願見佛。一日定中，見阿彌陀佛，水灑其面，曰：「滌汝塵垢，浴汝心念，及汝身口，皆悉嚴淨。」又於瓶中出蓮花一枝授之。定起，乃與寺僧敘別。夜漸深，獨步廊下念佛，至五鼓，其聲彌厲。及明，弟子依常問訊，趺坐不動，就而視之，逝矣。

十七、僧柔

齊，僧柔，學方等諸經，唯以淨業為懷。卒之日，見化佛千數，室內外俱聞異香，西向敬禮而化。

十八、慧光

齊，慧光，居洛陽，著《華嚴》《涅槃》《十地》等疏，妙盡權實之旨。一日有疾，見天眾來迎。光曰：「我所願，歸安養耳。」已而淨土化佛充滿虛空。光曰：「唯願我佛攝受，遂我本願。」即彈指罄咳，言氣俱盡。

贊曰：天多欲樂，兼有女人，非解脫處。古謂：「假饒修到非非想，不若西方歸去來。」是以讚淨土者，謂上品即登彼岸，下生猶勝天宮。今光於命盡之際，而詳審堅固，所願確然，可謂明且勇矣。

十九、慧進

齊，慧進，居高座寺，誓誦《法華》，造經百部，願迴此業，得生安養。後聞空中告曰：「汝願已足，必得往生。」無病而卒。

二十、道珍

梁，道珍，住廬山修淨業。夢有人乘船海中，問之，云：「往彌陀佛國。」珍乞隨行，船人云：「汝未營浴室，及誦《彌陀經》，未可也。」覺而浴僧、誦經，歷年不輟。忽房內池面降白銀臺，因默記其事，書經函中。命盡之夕，半山以上，如烈火千炬，交相輝映。邑人遙見，謂是諸王禮覲。及旦，乃聞珍卒。後檢經函，知珍瑞應宜生淨土久矣。

贊曰：遠公三睹聖相而不言，珍公池降銀臺而默記，古德之厚重類如此。彼淺丈夫者，才有少異，嘵嘵自鳴。小則失其所有，大則增其魔事矣，可弗慎諸！

二一、神鸞

後魏，曇鸞，少遊五臺，感靈異出家。而性嗜長生，受陶隱居《仙經》十卷。後遇菩提流支，乃問曰：「佛有長生不死術乎？」支笑曰：「長生不死，吾佛道也。」乃授《十六觀經》，曰：「學此，則三界無復生，六道無復往。其為壽也，河沙、劫石莫能比焉，此吾金仙氏之長生也。」鸞大喜，遂焚《仙經》，而修淨業。寒暑、疾痛，曾無少懈。魏主號為「神鸞」。一夕室中見梵僧謂曰：「吾龍樹也，久居淨土。以汝同志，故來相見。」鸞自知時至，集眾教誡曰：「勞生役役，其止無日。地獄諸苦，不可以不懼。九品淨業，不可以不修。」因令弟子高聲念佛，西向稽顙而終。眾聞天樂自西而來，良久乃已。

贊曰：黃冠者恆言曰：「釋氏有死，神仙長生。」今支公謂：「佛有長生，仙無長生。」此論痛快簡當，高出千古。鸞法師捨偽歸真，如脫敝屣，豈非宿有正因者哉！

二二、智者大師

隋，智顛，號智者大師，穎川人。孩幼之時，見像即禮，逢僧必拜。十八，出家於果願寺，後禮南嶽思大禪師。弘法緣畢，在剡東石城寺，將入滅，謂弟子曰：「吾知命在此，不復前進，輟斤絕弦於今日矣。」唱《觀無量壽佛經》題竟，復曰：「四十八願，莊嚴淨土。華池寶樹，易往無人。火車相現，一念改悔者，尚得往生。況戒定熏修，聖行道力，功不唐捐矣。」智朗請云：「未審大師證入何位，沒此何生？」師曰：「吾不領眾，必淨六根。損己利人，但登五品。汝問何生者，吾諸師友，侍從觀音，皆來迎我。」言訖，唱三寶名，如入三昧。

贊曰：大師道德崇重，一家教觀，萬代宗仰。而捨壽之際，唯西方是歸。乃至疏《觀經》，著《十疑論》，恆於此諄諄焉，意可知矣。或曰：「《疏》稱『心觀為宗』，淨土其非實歟？」噫！大師謂約心觀佛，不謂無佛。如其無佛，心觀何施？正報既然，依報亦爾。學臺教者審之！

二三、法喜

隋，法喜，常行《方等懺法》。忽一雉索命，有神人呵曰：「法師當往生淨土，豈償汝命？」後於病中發願，以一生行業，迴向西方。至心念佛。即見佛菩薩來迎，端坐而化。

贊曰：經稱：「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

受。」喜惡得以生淨土，不償雉命？良由一生淨土，永絕輪迴，因緣何從而得會遇？若其忍悟無生，入塵利物，縱有報償，則所謂「將頭臨白刃，一似斬春風」者矣，豈與凡夫六道等耶！

二四、章安

隋，灌頂，章安人，智者大師弟子也。日以念佛為事。臨終，室有異香。遺誡弟子竟，忽起合掌，稱阿彌陀佛、二大士名，奄然而化。

二五、慧成

隋，慧成，居枝江，誦《彌陀經》，修西方觀。三十年常坐不臥。每入定，見淨土蓮臺、寶樹。臨終之夕，人夢成坐蓮花，隱隱西去。

二六、道喻

隋，道喻，居開覺寺，念阿彌陀佛，日夜不廢。造像僅三寸，後於定中見佛謂曰：「汝造我像何小？」喻曰：「心大即大，心小即小。」言訖，見像身遍滿虛空，告曰：「汝當澡浴清淨，明星出時，我來迎汝。」至時，果見佛來，光明滿室，遂坐而化。

贊曰：心大即大，心小即小。然則心穢即穢，心淨即淨，審矣。而喻見一佛遍空，前僧柔、慧光見多佛遍空。蓋一即多，多即一，非有優劣也。

二七、智舜

隋，智舜，入廬山，踵遠師淨業。大業初，講《觀經》畢，即示疾。見鸚鵡、孔雀，念佛法僧，出微妙音。告弟子曰：「我今日往生矣。」安然而逝。

二八、慧海

隋，慧海，住江都安樂寺，善經論，精誠念佛。有僧道銓者，至自齊州，齎阿彌陀佛像，微妙工巧，世所未有。問之，則云：「此天竺雞頭摩寺五通菩薩，乘空往彼安樂世界，圖繪而來。」海感慶逢遇，虔篤禮敬，乃睹神光照爍。於是模寫懇苦，願生彼國。後微疾，夜忽起，依常面西禮竟，跏趺至曉而逝，儼然如生。

贊曰：極樂世界過此十萬億佛土，亦非乘空所可到者。慧海之精誠感佛。彼道銓，安知非淨土之賢聖乎！

二九、法智

隋，法智，髫年出家。晚歲聞徑直之門，莫如念佛，乃謂人曰：「我聞經言『犯一吉羅，歷一中劫入地獄』，可信。又言『一稱阿彌陀佛，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則未之信。」有明者示云：「汝大邪見。俱是佛言，何得不信？」遂於國清寺兜率臺，晝夜精勤念佛。忽辭道俗云：

「某生西方去也。」中夜無疾而化。時有金色光明，照數百里。江上漁人謂是天曉，遲久方明，始知智之往生云。

贊曰：佛云：「吾言如蜜，中邊皆甜，悉宜信受。」是故信少惡入地獄，而不信一念生西方，此誠可謂邪見矣。近世喜持咒者，見陀羅尼所說功德，能易山海，役鬼神，滿種種求願，則躍然而信。見淨土所說功德，能直入聖階，立超三界，則恬然不介意。其為邪見等耳，可慨也夫！

三十、善導和尚

唐，善導，貞觀中，見西河綽禪師九品道場，喜曰：「此真入佛之津要！修餘行業，迂僻難成。唯此法門，速超生死。」於是勤篤精苦，晝夜禮誦，激發四眾。每入室，胡跪念佛，非力竭不休。出則為人演說淨土。三十餘年不暫睡眠。好食送廚，粗惡自奉。凡有嚬施，用寫《彌陀經》十萬卷，淨土變相三百壁，修營廢墜，燃燈續明。三衣瓶鉢，不使人持。行不共眾，恐談世事。從其化者甚眾，有誦《彌陀經》十萬至五十萬遍者，有念佛日課萬聲至十萬聲者。得念佛三昧，往生淨土者，莫能紀述。或問：「念佛生淨土耶？」師曰：「如汝所念，遂汝所願。」乃自念一聲，有一光明從其口出。十至於百，光亦如之。其《勸世偈》曰：「漸漸雞皮鶴髮，看看行步龍鍾。假饒金玉滿堂，豈免衰殘病苦。」

任汝千般快樂，無常終是到來。唯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忽謂人曰：「此身可厭，吾將西歸。」乃登柳樹，向西祝曰：「願佛接我，菩薩助我，令我不失正念，往生淨土。」言已，投身而逝。高宗皇帝知其事，賜寺額曰「光明」云。

贊曰：善導和尚，世傳彌陀化身。觀其自行之精嚴，利生之廣博。萬代而下，猶能感發人之信心。設非彌陀，必觀音、普賢之儔也，猗歟大哉！

三一、智欽

唐，智欽，專習禪業，又禮念萬五千佛名，乃至百遍。後於柳州阿育王塔前，燃一臂求生淨土。弟子僧護，夜半見庭前光照異常，因問：「何人秉炬？」凡三問。空中聲曰：「來迎欽禪師耳。」護急啟窗，見佛身光明，幡華寶蓋滿虛空中，欽隨佛冉冉而去。

贊曰：燒身燒臂，大乘經中屢開。然此得忍大士所為，非初心境界也。求西方者，當學欽公之習禪禮佛，不必效其燃臂。若能用燃臂之精虔勇猛，以治其惡習，則所燃亦多矣。古云「善學柳下惠」，不其然歟？

三二、五會法師

唐，法照，大歷二年（七六七年），止衡州雲峰寺。慈忍戒定，為

時所宗。嘗於鉢內，睹五色雲，有梵剎曰「大聖竹林寺」。後詣五臺，見異光，果得竹林寺。入講堂，則文殊在西，普賢在東，萬眾圍繞，而為說法。照作禮問曰：「末代凡夫，未審修何法門？」文殊告曰：「諸修行門，無如念佛。我以念佛，得一切種智。」又問：「當云何念？」曰：「此世界西，有阿彌陀佛，彼佛願力不可思議。汝當繼念，毋令斷絕，決定往生。」後臘月朔，在華嚴院淨業道場，方憶二大士記我往生，乃一心念佛。忽見梵僧佛陀波利，謂曰：「汝華臺已就，後三年華開矣。」至期，謂眾曰：「吾行矣。」端坐而逝。師嘗於湖東寺，開五會念佛，感祥雲寶閣，睹阿彌陀佛及二菩薩身滿虛空。又於并州五會念佛，感代宗皇帝宮中聞念佛聲，遣使追尋，乃見師勸化之盛。遂詔入京，教宮人念佛，亦及五會，號五會法師。

贊曰：感夢於前，睹境於後，其可信明矣。然則「諸修行門，無如念佛」，文殊口授也，顧不足信歟？三載之前，花臺預就，所謂信心才起，蓮蕊標名，隨其勤惰而或鮮或萎，又不足信歟？噫！冥現靈蹤，預符聖記。化行五會，音徹九重。豈非乘悲願而生者哉！

三三、臺巖康法師

唐，少康，縉雲仙都人。十五，通《法華》《楞嚴》。貞元中，因詣洛陽白馬寺，見殿中文字放光。探之，則善導和尚《西方化導文》也。

師祝曰：「若於淨土有緣，當更放光。」言已，光明閃爍。師曰：「劫石可磨，我願無易矣！」遂至長安光明寺善導和尚影堂瞻禮。忽見遺像升空，謂曰：「汝依吾教，廣化有情。他日功成，必生安養。」乃適新定，乞錢誘小兒念佛。念佛一聲，與錢一文。年餘，無少長貴賤，見師者皆稱阿彌陀佛，念佛之聲盈滿道路。又於烏龍山建淨土道場，每升座，高聲唱佛，眾見一佛從其口出，十聲則有十佛。師曰：「汝見佛者，必得往生。」時眾數千，有不見者，悲傷自責，因倍精進。後二十一年十月三日，囑道俗曰：「當於淨土起欣樂心，於閻浮提起厭離心。汝曹此時見我光明，真我弟子。」遂放異光數道而逝。塔於臺子岩，號臺岩法師。

贊曰：或疑佛從口出，似涉怪異。噫！世尊逢醉象時，手五指端出金光獅子。其言曰：「我何有心於禦象哉？以我無量劫來，修慈忍力，自然而有獅子現焉，我亦不知也。」今康公現佛，亦無量劫來歸敬之所致耳，何怪之有！世有魔師，教人黑夜習坐，於香煙上注觀佛現，以為感應，較此邪正，實霄壤焉。修淨業者不可不辯。

三四、自覺

唐，自覺，住真州，常發願，願因觀音得見阿彌陀佛。於是鑄觀音像，高四十九尺，既成，祝願。夜三更，忽有金光二道，阿彌陀佛自光

中而下，二大士左右隨之。佛垂手摩覺頂曰：「守願勿易，利物為先。寶池生處，孰不如願！」後十一年七月望夕，見一人，形似天王，雲間現身，謂覺曰：「安養之期至矣。」即於觀音像前，趺坐而化。

三五、善胄

唐，善胄，瀛州人。武德三年（六二〇年）病革，謂門人曰：「吾一生正信，不慮淨土不生。」即令拂拭房宇，燒香嚴待。病久委臥，忽起坐合掌，語侍人曰：「安置世尊令坐。」又自陳懺悔。良久曰：「世尊去矣。」低身似送。因臥曰：「向者阿彌陀佛來，汝等還見否？不久吾當去耳。」少頃而逝。

三六、神素

唐，神素，安邑鳴條人，講演為業，與道傑齊名。一生行業，屬想西方。貞觀二年（六二八年），眾請主棲岩。十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召大眾與別。趺坐正容，令誦《觀音普門品》二遍，自稱「阿彌陀佛」。又令一人唱，餘人和。中夜，端坐儼然而逝。肌肉雖盡，骨坐如初。

三七、慧璿

唐，慧璿，出家襄川，嘗弘三論、大經。貞觀二十三年（六四九年）四月八日，夜見山神告曰：「法師房宇不久，當生西方。」至七月十四

日，講《盂蘭盆經》竟，斂手曰：「生受信施，今須通散。一毫以上，捨入十方窮獨乞人，並諸異道。」言已，終於法座。

贊曰：昔生公說法將竟，眾見塵尾墜地，憑几而化，如入禪定。璿之事亦類是矣。嗚呼！匪平生道力，可勉強於臨時耶？

三八、懷玉

唐，懷玉，台州人。布衣一食，常坐不臥。誦《彌陀經》三十萬遍，日課佛號五萬聲。天寶元年（七四二年），見佛菩薩滿虛空中，一人持銀臺來迎。玉曰：「吾一生念佛，誓取金臺，何為不然？」聖眾遂隱。玉彌加精進。三七日後，向擎臺者來云：「師以精進，得升上品，宜趺坐以俟。」三日後，異光滿室，謂弟子曰：「吾生淨土矣。」含笑而逝。郡太守段公作偈讚曰：「我師一念登初地，佛國笙歌兩度來。唯有門前古槐樹，枝低只為掛金臺。」

贊曰：或謂銀臺至而復隱，金臺誓而重來，何得果報無憑，由人揀擇？通曰：此正謂萬法由心，隨感而應者也。且火車已現，十念而得往生。天眾來迎，矢志而歸淨土。善惡、聖凡之相隔，尚可轉業須臾，況金、銀幾希間耶！

三九、道昂

唐，道昂，魏郡人。師靈裕法師。常於寒陵山寺講《華嚴》《地論》。稽洽博詣，志結西方，願生安養。後自知命極，預期八月，人未之測也。至八月朔日，無所患，問齋時至未。即升高座，身含奇相，爐發異香。引四眾受菩薩戒，詞理切至，聽者寒心。昂舉目高視，見天眾繽紛，管絃嘹唳。告眾曰：「兜率陀天迎我。然天道乃生死根本，由來非願。常祈心淨土，如何此誠不果遂耶？」言訖，天樂還滅。便見西方香花伎樂，充塞如雲，飛湧而來，旋環頂上。舉眾皆見。昂曰：「今西方靈相來迎，事須願往。」但見香爐墜手，即於高座而逝，足下有「普光堂」等字，遐邇驚歎。

贊曰：卻天宮而求淨土，前有光公，後有洪公及昂，蓋三人焉。而時逼須臾，猶能導四眾以毗尼，猶高座而歸寂。靈相紛然，駭人心目。嗚呼異哉！

四十、道綽

唐，道綽，并州汶水人。十四出家，習經論。晚事瓚禪師學禪，又篤志神鸞淨土之業。有僧定中見綽數珠如七寶大山。平居為眾講《無量壽》《觀經》，將二百遍。人各掐珠，口稱佛號，或時散席，響彌林谷。六時禮敬，初不廢缺，念佛日以七萬為限。貞觀二年（六二八年）四月

八日歸寂。聞而赴者，滿於山寺，見化佛住空，天花下散焉。

四一、寶相

唐，寶相，雍州長安人。十九出家，頭陀自靜。六時禮懺，垂四十年。夜分誦《彌陀經》七遍，念佛六萬聲。病既革，誦念不捨，囑道俗曰：「念佛為先，勿虛度世，當於西方相待。」又曰：「燒散吾屍，不勞銘塔。」言訖而逝。

贊曰：玉念佛日記五萬，綽七萬，相今六萬。三老者皆高僧，而日課有常數。今人忽之曰：「此愚夫婦所作也。」獨何歟？

四二、惟岸

唐，惟岸，并州人。約淨土為真歸之地，行《方等懺》，服勤無缺。微疾，見觀音、勢至二菩薩現於空中。岸召畫工，無能畫者。忽有二人自言能畫，畫畢不見。岸乃告諸弟子曰：「吾今往生，誰偕行者？」有童子願往，岸令辭父母。父母謂為戲言，未信也。頃之，沐浴更衣，入道場念佛而化。岸撫其背曰：「小子何得先吾行耶！」因索筆讚二菩薩，有「願以慈悲手，提獎共西行」之句，讚畢長逝。

贊曰：岸之事無惑矣。彼童子非久積淨業，胡脫化之神異？噫！爾不見十念成功乎？不然，則宿世善根熟耳。修淨業者，或今身不克往生，

觀此可以自慰。

四三、僧銜

唐，僧銜，并州人。初念慈氏，期上生內院。年九十，遇道綽禪師，得聞淨土，始迴心念佛，日禮千拜，一心無怠。後有疾，告弟子曰：「阿彌陀佛授我香衣，觀音、勢至示我寶手，吾其行矣。」言訖而逝，七日異香不散。

時有啟芳、圓果二法師，目擊斯事。乃於悟真寺，共折楊枝於觀音手中，誓曰：「若於淨土有緣，當七日不萎。」至期益茂。芳、果慶忭，晝夜觀念不捨。忽覺臨七寶池，入大寶帳，見佛及二大士，坐寶華臺，光明輝映。芳、果作禮。佛云：「念我名者，皆生我國。」又聞釋迦世尊，與文殊菩薩，以梵音聲，稱讚淨土。復見三道寶階，其一白衣，其二道俗相半，其三唯僧也。云皆至心念佛者得生此土耳。後五日，忽聞鐘聲，曰：「鐘聲，我輩事也。」俱時化去。

贊曰：耄耄之年，始修淨業，而尚得往生，少壯可知矣。彼芳、果聞風興起，終獲靈應。見賢思齊，其此之謂乎！

四四、懷感

唐，懷感，居長安千福寺。入念佛道場，三七日不睹靈瑞。自恨障

深，欲絕食畢命。善導大師不許，勸令精虔三載。感如所教，後見佛金色玉毫，得念佛三昧。制《決疑論》七卷。臨終合掌云：「佛來迎我。」遂卒。

贊曰：諺有之：「唯貴功深，杵可作針。」吾於感有徵矣。畫地自限者思之。

四五、德美

唐，德美法師，於會昌寺西院造懺堂。行般舟三昧，終夏不坐臥。或止口過，三年不言。或行不輕，七眾通禮。節衣減食，斷絕世想，專念西方，口誦彌陀，終其身不輟。後一時入室稱佛，倏然而化。

贊曰：斷絕世想，則染緣盡。專念西方，則淨緣成。先民有言：「愛不重不生娑婆，念不一不生淨土。」誠哉言乎！

四六、辯才

唐，辯才，襄陽人。潛修淨土二十年，未嘗自稱。獨與護戎任公善，謂之曰：「才必生淨土，期在十年。」一日令弟子報任公曰：「向所期已及。」任公至，才曰：「吾去矣。」跏趺而坐而化。眾聞仙樂西來，異香散漫。

四七、壽洪

唐，壽洪，汾陽人。常念佛，虔求淨土。將亡，見兜率天童子來迎。洪曰：「我期西往，不生天上。」即令眾念佛。遽云：「佛從西來。」言訖而化。

四八、法祥

唐，法祥，住楊都大興國寺。三十年修安養之業。凡有饒益，必用迴向。因疾，弟子聞祥稱佛聲甚厲，又見房西壁有光若鏡，現淨土相，頻伽鼓翼。乃倏然而化。

贊曰：祥見頻伽，前智舜見鸚鵡、孔雀。不見佛而見眾鳥，何耶？經云：「是諸眾鳥，皆阿彌陀佛變化所作。」故知正報、依報，俱淨土相也，幸無疑焉。

四九、大行

唐，大行，居泰山，修《普賢懺法》三年，感大士現身。晚歲入《大藏》陳願，隨手取卷，得《彌陀經》。晝夜誦詠，至三七日，睹琉璃地上，佛及二大士現身。僖宗皇帝聞其事，詔入內，賜號「常精進菩薩」。後一年，琉璃地復現，即日而終。異香經旬，肉身不壞。

贊曰：琉璃地上下明徹，淨德所感也。而慧永、僧衞異香七日，慧通三日，行今浹旬，孰非梵行之芬芳也哉！

五十、明瞻

唐，明瞻，晚歲克志安養。或譏其遲暮，瞻曰：「十念功成，猶得見佛，吾何慮乎！」後因疾，於興教寺具齋別道俗，時僕射房玄齡、杜如晦皆與焉。日過午，整威儀念佛，遽曰：「佛來矣，二大士亦至。」竦身合掌而化。

五一、永明壽禪師

錢氏吳越，延壽，杭州餘杭人。依四明翠岩禪師出家。參天臺韶國師，發明心要。嘗行《法華懺》，中夜見普賢蓮花忽然在手。因思宿願未決，登智者岩，作二鬮，一曰「一心禪定」，一曰「萬行修淨土」。冥心精禱，七拈皆得「淨土」，於是一意專修。後住永明，日課一百八事，夜往別峰，行道念佛，旁人時聞螺貝天樂之音。忠懿王歎曰：「自古求西方，未有如此之專切者也！」乃立西方香嚴殿，以成其志。在永明十五年，弟子千七百人。常與眾授菩薩戒，施鬼神食，放諸生命，皆悉迴向莊嚴淨土，時號慈氏下生。開寶八年（九七五年）二月二十六日，晨起焚香告眾，趺坐而化。後有僧來自臨川，經年遶其塔。人問故，曰：「我病入冥，見殿左供一僧像，王勤致禮敬。密詢其人，則曰：此杭州

永明壽禪師也。凡死者皆經冥府，此師已經生西方上上品矣。王重其德，故禮敬耳。」

贊曰：永明佩西來直指心印，而刻意淨土，自利利他。廣大行願，光昭於萬世。其下生之慈氏歟？其再生之善導歟？

五二、志通

石晉，志通，鳳翔人。因見智者大師《淨土儀式》，不勝欣忭。自是不向西唾，不背西坐，專心念佛。後見白鶴、孔雀成行西下，又見蓮花開合於前。通云曰：「白鶴、孔雀，淨土境也。蓮花光相，受生處也。淨土現矣。」乃起禮佛而終。荼毗，有五色祥雲環覆火上，舍利鱗砌於身。

贊曰：唾必西避，坐必西向。繫念如斯，何事不辦？今以輕心淺心而欲往生，難矣！或曰：「不已著乎？」噫！諦觀落日，經有明文。智者大師始生而面西趺坐，乃至淨業諸賢西向坐脫者，不著而能之乎？耽心濁境，終世安然。才念淨邦，便憂其著。顛倒乃爾，嗟乎異哉！

五三、晤恩

宋，晤恩，姑蘇常熟人。年十三，聞誦《彌陀經》，遂求出家。終日一食，不離衣鉢，不畜財寶。臥必右脅，坐必跏趺。每布薩，涕泗不

止。遍誨人以西方淨業，及一乘圓旨。有疑不逗機者，答曰：「與作毒鼓之緣耳。」雍熙二年（九八五年）八月朔日，夜睹白光自井而出，謂門人曰：「吾將逝矣。」絕粒禁言，一心念佛。夢一沙門，執金爐焚香，三繞其室，自言：「灌頂來此相迎。」夢覺，呼門人至，猶聞異香。二十五日，說止觀指歸，及觀心義畢，端坐而化。人聞管弦鈴鐸之音，嘹亮空中，漸久漸遠，自西而去。

贊曰：財食不貪，廉潔心也。坐臥不苟，敬慎心也。衣鉢不離，持重心也。布薩垂泣，誠信心也。四心皆淨因，宜其往生矣。至於誨人，則西方淨業與一乘圓教並施。恩其深入念佛門者乎！

五四、圓淨常法師

宋，省常，錢塘人，七歲出家。淳化中，住南昭慶，慕廬山之風，乃刺血書《華嚴經·淨行品》，易「蓮社」以「淨行」。士大夫預會者，稱「淨行弟子」，而王文正公且為之首，一時公卿伯牧百二十人，比丘千人焉。翰林蘇易簡，作《淨行品序》，至謂：「予當布髮以承其足，剝身以請其法，猶尚不辭，況陋文淺學而有惜哉！」天禧四年（一〇二〇年）正月十二日，端坐念佛，有頃，厲聲唱云：「佛來也！」泊然而化。

贊曰：始遠公，次善導，既而南嶽、五會、永明、臺岩，終於法師，

號蓮社七祖。勸化之盛，蓋耀古彌今矣。雖然，核其自修，則罔不精勤刻勵如所以示人者。今沙門知勸人而不知勸己，欲竊附於前輩，不幾狂乎？

五五、淨觀

宋，淨觀，住嘉禾寂光庵，修《淨土懺法》十餘年。謂弟子曰：「我後二十七日行矣。」至期，二日前見紅蓮花，次日又見黃花滿室，皆有化生孩兒坐於花上，仙帶結束。三日入龕端坐，命眾念佛，頃之脫去。

贊曰：念佛人預知時至，蓋娑婆緣盡，淨土緣成，自然聖境冥現。如遠公七日，今觀二十七日之類是也。世人生無實德，死欲效顰，扭捏妝點，取笑於識者。甚則生身活焚，搖動遠邇，不知附鬼著邪，流入惡趣，尤可憐憫。復使無眼之徒，欣羨而希則之，其為害也大矣。我集往生，何無一人活焚其軀者？願智人觀此，普以告世，救諸愚民。

五六、慈雲懺主

宋，遵式，台州臨海縣人。學行高古，名冠兩浙，專志安養。嘗行般舟三昧，九十日苦學嘔血，入道場，兩足皮裂，以死自誓。忽如夢中，見觀音垂手指其口，引出數蟲。又指端出甘露，注其口。覺身心清涼，疾遂癒。著《淨土決疑行願》及《淨土懺法》，行於世。天聖間，將化

之日，炷香禮佛，願諸佛證明，往生安養。至晚坐脫。人見大星隕於靈鷲峰。時號「慈雲懺主」云。

贊曰：克勤懺法，自行而垂憲萬世，古今一人而已。至於寶手出蟲，甘露灌口，非精誠之極，曠能然乎！

五七、宗坦疏主

宋，宗坦，潞州黎城人，五十年名播講林。晚於唐州青臺鎮，專求淨土。三業四儀，曾無暫忘。政和四年（一一一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夢阿彌陀佛謂曰：「汝說法止六日，當生淨土。」覺而白眾。至五月四日，集眾告曰：「因緣聚散，固當有時。淨土勝緣，唯憑時刻。願眾念佛，助我往生。」言已坐脫。滿空雷鳴，白雲覆地，三日方歇。所持瑪瑙數珠，盤於指上。眾取之，竟不能得。感應事繁，具如別說。

贊曰：雷者法音之吼，雲者慈蔭之深。手珠不脫，念力之牢強見矣。

五八、慈照宗主

宋，子元，號萬事休，平江崑山人。少習止觀，定中聞鴉聲悟道。頌曰：「二十餘年紙上尋，尋來尋去轉沉吟。忽然聽得慈鴉叫，始信從前錯用心。」於是利他心切，普勸念佛。代為法界眾生禮佛懺悔，祈生安養。創白蓮懺堂，述《四土三觀選佛圖》，開示蓮宗眼目。逆順境中，

未嘗動念。高宗皇帝召見，賜號「慈照」。後於鐸城，三月二十三日告眾曰：「吾化緣已畢，時當行矣。」言訖，合掌示寂。荼毗，舍利無數。敕賜最勝之塔。

五九、法持

宋，法持，居化度寺，修《彌陀懺》，願促閻浮之壽，早生安養。後小疾，雨淚悲號，祈垂接引，厲聲念佛不絕。忽見佛身丈六，立於池上。即自言曰：「我已得中品生。」西向而化。

贊曰：人情莫不欲壽。促算而求安養，非欣厭之極乎？雖然，發願可也。赴海投崖，而疊薪自燼，則魔矣。

六十、本如

宋，本如，號神照，住東山承天寺，與郡守張郇結社。一日升座說法，與眾訣別，退而坐逝。時江上漁人，見雲端有僧西去。明年啟塔，顏貌如生，蓮花產於塔前。

六一、基法師

宋，基法師，學於寶雲。住太平興國寺，精意念佛。一日示疾，為弟子廣談玄旨。眾忽見西方現光，空中奏樂。師曰：「阿彌陀佛與二大士俱至。」即右脅西向而化。門人夢阿彌陀佛授記為超世如來。或夢師

坐青蓮花臺者。法智禪師歎曰：「臥病談玄，臨終見佛，是可敬也。」

贊曰：或疑基曷為即得授記？噫！「親見如來無量光，現前授我菩提記。」子知之乎？

六二、若愚

宋，若愚，居雲川仙潭，建無量壽閣，勸道俗念佛，精勤三十年。與道潛、則章二師為友。潛能詩，近名。愚與章唯務實行。將順世，夢神人告曰：「汝同學則章，得普賢行願三昧，已生淨土，彼正待汝。」愚乃沐浴更衣，命眾諷《觀經》，端坐默然，忽云：「淨土現前，吾當行矣。」書偈而化。偈曰：「本自無家可得歸，雲邊有路許誰知。溪光搖落西山月，正是仙潭夢斷時。」又曰：「空裡千花羅網，夢中七寶蓮池。踏得西方路穩，更無一點狐疑。」

贊曰：愚與潛、章為友。而潛以耽詩親名，失淨土之利。黜世智，疏世緣，求西方者當書諸紳。

六三、守真

宋，守真，永興人，講《起信論》《法界觀》。常於中夜，結無量壽佛往生秘密印，繫念西方。一夕天曉，自覺身登淨土，舉目見佛。因俯伏像前。忽曰：「四十八願，能度我者。」乃持香花，入殿供養，就

坐而化。

六四、知禮

宋，知禮，號法智，居南湖，述《妙宗鈔》，大彰觀心觀佛之旨。每歲二月望日，建念佛施戒會，動逾萬人。又撰《融心解》，明一心三觀，顯四淨土之義。後於歲旦，建《光明懺》。至五日，召大眾說法，驟稱佛號數百聲，奄然坐逝。

贊曰：禮述《妙宗》，說淨觀，大弘臺教，而臨終念佛坐逝。豈騰口說者可同日語耶！

六五、有嚴

宋，有嚴，住台州赤城崇善寺，依神照學天臺教。晚年結茆檀木之下，號曰檀庵。平生篤修淨業，有《懷安養故鄉詩》，為時所傳。建中靖國元年（一一〇一年）夏四月將終，見寶池大蓮花，天樂四列。乃作《餞歸淨土詩》示眾。後七日跏趺而化。塔上有光如月，三夕方隱。

贊曰：前法祥鏡光現於壁端，今嚴公月光現於塔上，皆身心瑩徹之明驗也。乃至光明滿室者，金光彌亙江上數百里者。嗚呼！是可以偽為乎哉？

六六、慧明

宋，慧明，號晦庵，學於慧光。晚依蓄山常照寺修淨業，日課《法華》《楞嚴》《圓覺》，持彌陀聖號萬數。慶元己未（一一九九年）春示疾，謂弟子曰：「吾學大乘，求生淨土，今果遂矣。」累足坐逝。眾聞天樂西來，徘徊頂上。荼毗，五色舍利無數。

六七、師贊

宋，師贊，雍州人，為僧童，年十四，念佛不絕。忽遇疾暴亡，俄而復甦，謂師及父母曰：「阿彌陀佛來此，兒當隨行。」鄰人見空中寶臺，五色異光，向西而沒。

六八、二沙彌

隋，汶州二沙彌，同志念佛。長者忽亡，至淨土見佛，白言：「有小沙彌同修，可得生否？」佛言：「由彼勸汝，汝方發心。汝今可歸，益勤淨業。三年之後，當同來此。」至期，二人俱見佛來，大地震動，天花飄舞，一時同化。

六九、了然

宋，了然法師，號智涌，住白蓮寺二十四年。夢二龍戲空中，一化為神人，袖出簡云：「師七日當行。」既寤，集眾說法。大書曰：「因

念佛力，得生樂國。凡汝諸人，可不自勉？」即沐浴更衣，令眾誦《彌陀經》，至「西方世界」處，倏然而化。能仁寺行人皆聞天樂之音，祥光上燭天表。

七十、思照

宋，釋思照，研究宗、教，專心淨業。每四更，即起稱誦佛名，懈怠比丘不遑安寢。效法藏四十八願，結僧俗繫念淨會三十年。一日感疾，夢丈六金身。集眾念佛，忽厲聲同眾稱念，屈指作印坐逝。闍維，齒及數珠不壞。

七一、智廉

宋，智廉，居上虞化度寺。初遍參宗門，晚節一意西方。慶元改元（一一九五年）秋八月，別眾曰：「我夢中見阿彌陀佛，大眾圍繞說法。佛云：『諸善人等，當須專心淨業，來生我國。』我見勝相，往生必矣。」乃書偈曰：「雁過長空，影沉寒水。無滅無生，蓮花國裡。」書畢，回身向西，結印而逝。

七二、智深

宋，智深，號慈川。學於海月。歸嘉禾，開長堂供眾二十年。專志念佛，常以淨業化人，得往生者甚眾。忽示疾。客至問安，談論如常時。

客方出門，即遷化。人見紫雲向西而沒焉。

七三、法因

宋，法因，住四明廣壽寺三十年，冥心淨土。後有疾，集眾諷《觀經》、稱佛號者三夕。謂門人曰：「吾將行矣。」或請留偈，乃書曰：「我與彌陀本無二，二與不二並皆離。我今如此見彌陀，感應道交難思議。」挺身端坐而逝。

贊曰：以我心而念彼佛，則生佛宛然。即凡心而見佛心，則生佛何別？何別故離二，宛然故離不二。離二故不從他覓，離不二故不礙求生。又離二故凡情斯盡，離不二故聖解俱亡。如此見佛者，終日娑婆，終日淨土，念念釋迦出世，時時彌勒下生，可謂真見彌陀者也。其或不然，覲面相逢，白雲萬里。

七四、智仙

宋，智仙，號真教，住白蓮寺，講道十三年。西向禮念，未嘗少廢。一夕微疾，請觀堂行人誦《彌陀經》，卷未終而坐脫。鄰住能仁寺僧，皆聞天樂和鳴，黎明乃知師亡。

七五、宗利

宋，宗利，居新城碧沼，修念佛三昧者十年。後入道味山，築庵名

曰「一相」。越十五年，忽謂弟子曰：「吾見碧蓮花遍滿空中。」三日，復曰：「佛來矣。」即書偈云：「吾年九十頭雪白，世上應無百年客。一相道人歸去來，金臺坐斷乾坤窄。」奄然而化。

七六、齊玉

宋，齊玉，號慧覺。初於雪川寶藏寺，建淨土會。後住上竺，夜半頂彌陀像，行道念佛。一日謂首座曰：「床前多寶塔現，非吾願也。所欲則淨土耳，可為我集眾念佛。」首座鳴鐘，僧至將百餘。玉云：「今已見佛。」瞑目端坐而逝。

贊曰：多寶塔亦佛國也，玉何以不願？昔韋提希遍觀淨土，而獨求安養。蓋非專修，功弗克就。知此，可與言西方矣。

七七、圓照本禪師

宋，宗本，常州無錫人。初參天衣懷禪師，念佛有省。後遷淨慈，奉詔入東京慧林寺，召對延和殿稱旨。平居密修淨業。雷峰才法師神遊淨土，見一花殊麗，問之。曰：「待淨慈本禪師耳。」又資福曦公，至慧林禮足施金而去。人詰其故。曰：「吾定中見金蓮花，人言以俟本公。又蓮花無數，云以待受度者。或有萎者，云是退墮人也。」有問：「師傳直指，何得蓮境標名？」答曰：「雖在宗門，亦以淨土兼修耳。」後

臨終安坐而逝。諡「圓照禪師」。

贊曰：昔中峰、天如，謂禪與淨土理雖一，而功不可並施。今曰兼修者何？蓋兼之義二：足躡兩船之兼，則誠為不可；圓通不礙之兼，何不可之有？況禪外無淨土，則即土即心，原非二物也，安得更謂之兼？

七八、大通本禪師

宋，善本，試《華嚴》得度。奉詔住法雲，賜號大通。後歸杭州象塢寺修淨業，定中見阿彌陀佛示金色身。一旦告門人曰：「止有三日在。」至期，趺坐念佛，西向而化。

七九、靈芝照律師

宋，元照，住靈芝，弘律學。篤意淨業，念佛不輟。一日令弟子諷《觀經》及《普賢行願品》，趺坐而化。西湖漁人皆聞空中樂聲。

八十、清照律師

宋，慧亨，住武林延壽寺。初依靈芝習律。專修淨業六十年，每對人必以念佛為勸。建寶閣，立三聖像，最稱殊特。有江自任者，忽夢寶座從空而下，云：「亨律師當升此座。」適社友孫居士預啟別亨，即在家作印而化。師往炷香，歸而謂其徒曰：「孫君已去，吾亦行矣。」乃集眾念佛，為說偈曰：「彌陀口口稱，白毫念念想。持此不退心，決定

生安養。」端坐而化。號清照律師。

贊曰：六十年專修淨業，臨終瑞應何疑焉！世有以少時之力，而咎淨土之無徵，謬矣。

八一、思敏

宋，思敏，依靈芝律師增受戒法，專心念佛二十年。後有疾，請眾諷《觀經》者半月。越三日，見化佛滿空。臨終念佛，聲出眾外。酷暑留龕，七日不變，香滿室中。

八二、晞湛

宋，晞湛，山陰人。少為儒生，忽厭世出家。與瑩行人建無量壽佛殿於阮杜，專修淨業，坐不背西。久之，常見佛及二菩薩相。一夕面西念佛，正坐凝然，作印而化。

八三、登法師

隋，登法師，講《涅槃經》於并州興國寺，來聽經者，普勸念佛往生。開皇十二年（五九二年）命終，異香滿空。及殯，光明香雲遍諸聚落。

八四、僧崖

釋僧崖，住益州多寶寺，篤心淨業。焚五指，供西方三聖。或問：「痛否？」答曰：「心既無痛，指何痛焉？」臨終，天花如雨，人見崖班衲錫杖，與五、六百僧乘空而沒。

八五、藏法師

宋，僧藏，汾州人。一生不受道俗禮拜，專修淨土。將終，天樂次第來迎，皆不赴。及西方佛至，別眾而化。

八六、孤山圓法師

宋，智圓，居西湖孤山，廣解諸經，刻心淨土。造《彌陀疏》及《西資鈔》，勸發往生。將終，以陶器合瘞。後十五年，積雨山頽，啟視陶器，形質儼然，爪髮俱長。

贊曰：傳稱沒後如故，不說臨終往生，何也？據沒所現，徵存所修，正其白業堅固所感，決定往生何疑。

八七、元淨

宋，元淨，杭人。十二出家，後居龍井寺。時賢趙清獻公、蘇文忠公輩咸重之。將終，入方圓庵，謂人曰：「吾七日無障，所願遂矣。」

七日，出偈示眾，吉祥而逝。

八八、喻彌陀

宋，思淨，姓喻氏，錢塘人，自號淨土子。早侍瑛法師，講《法華》。後專念佛，暇則畫佛像。凡畫，必於淨室寂想，見彌陀光明乃下筆。紹興丁巳（一一三七年）歲，端坐七日，一心念佛，漠然化去。

贊曰：畫佛觀佛，善用者頗類。蓋畫能置人馬腹，豈不能置人佛國耶？然則畫工畫佛，何以不往生？噫！問渠還室必淨、想必寂否？況畫工雜繪群形，喻老唯專一佛，專則觀也，非畫也。丹青者流，毋假口於此。

八九、蒙潤

釋蒙潤，字玉岡，得法於古源禪師。晚居風篁嶺之白蓮庵，杜門念佛。臨終化佛來迎，異香滿室。

九十、雲屋

元，善住，字雲屋，蘇人。掩關六時念佛，病久不易。終時異香滿室。有《安養傳》《谷響集》行世云。

九一、旨觀主

元，旨觀主，字別宗，杭人。戒德甚嚴。創觀室於龍山之陽，修行

念佛三昧。雖避兵竄逐，亦不暫廢。臨終無疾，沐浴端坐而化。芝雲仁法師《行業集》載之甚詳。

九二、曇懿

宋，曇懿，居錢塘，以醫為業。晚年修念佛三昧。出平時所蓄，供佛飯僧，造像設浴，如是二十年。後微疾，屏藥石，延七僧念佛。次日見蓮花大如屋，又一日見梵僧臨榻問訊。夜半，眾聞念佛聲低，視之，泊然長往矣。

九三、太微

宋，太微，兒時投錢塘法安法師出家，初授《彌陀經》，便能背誦。及受具，扃門念佛，精進不怠。常縱步後山，忽聞笛聲，豁然開悟，因畜一笛自娛。有凌監簿者，同志淨業，稱微為「淨土鄉長」。一日叩門曰：「淨土鄉弟相見。」微曰：「明當相見於淨土，今誦佛正冗耳。」翌朝，人怪其不赴粥，往視之，見笛、鉢、禪椅已焚，跏趺地上而化。

贊曰：畜笛自娛，古人聊記悟由，因用以作佛事耳。俱抵得天龍一指頭禪，而終身豎指。端公見弄獅子以發明心地，而常被綵衣。乃至誤讀《楞嚴》，而不改句讀，皆此類也。猖狂自恣之徒，慎毋以是藉口。

九四、用欽

宋，用欽，居錢塘七寶院，依大智學律。聞大智示眾曰：「生弘毗尼，死歸安養。出家學道，能事斯畢。」即標心淨土，一志不退，日課佛三萬。嘗神遊淨土，見佛、大士種種異相。謂侍者曰：「吾明日西行矣。」即集眾念佛。黎明，合掌西望，跏趺而化。

九五、久法華

宋，可久，居明州，常誦《法華》，願生淨土，時號「久法華」。元祐八年（一〇九三年），年八十一，坐化。越三日，還謂人曰：「吾見淨土境，與經符契。蓮花臺上，皆標合生者名。一金臺標成都府廣教院勳公，一標明州孫十二郎，一標可久。一銀臺標明州徐道姑。」言訖復化去。五年，徐道姑亡，異香滿室。十二年，孫十二郎亡，天樂迎空。皆如久所云。

贊曰：蓮花標名，至此蓋屢見矣，幻歟？真歟？噫！幻心而念幻佛，幻花而標幻名，乃至得記成佛，夫孰非幻乎？吾且幻生焉，何論其真與否也。

九六、祖輝

元，祖輝，住四明郡城佛閣，逢人但云：「阿彌陀佛，說亦說不

得。」人因號「說不得和尚」。鄞縣尉王用享夫婦敬事之。一日詣其家別云：「吾明日行矣。」及明眾集，即入龕端坐，求甘瓜，啖盡一枚，念佛而化。

九七、楚琦

大明，楚琦，蜀人，篤信西方。因抵燕京，聞樓鼓聲大徹。洪武初，三詔說法京都，皇情大悅。後築室號西齋，一意淨業。嘗見大蓮花充滿世界，彌陀在中，眾聖圍繞。將示寂，書偈示眾曰：「吾行矣。」人問：「何生？」答曰：「西方。」又問：「西方有佛，東方無佛耶？」乃厲聲一喝，泊然而化。

九八、寶珠

大明，寶珠，常遊杭郡嘉禾間，冬夏一衲，乞食自活。宿無恆居，平時唯念佛不絕口。人喚之，才應對，即連聲念佛，更無雜語。後於海門寺，忽若癡狂者將半月餘。僧呵曰：「爾平生實行，當與世人作眼目，何得乃爾？」珠曰：「既如是，吾行矣！」索浴畢，安然立化。

總論

《無量壽經》論三輩往生，其上輩者曰：「捨家離俗，而作沙門，一向專念阿彌陀佛。」「捨家離俗」，身出家也。「一向專念」，心出

家也。身心俱淨，焉得不生淨土？世有狂僧，或曰：「淨土往生，接引在家二眾。吾沙門，吾何屑乎是？」或曰：「淨土往生，接引僧中鈍根。吾明教，吾明宗，吾何屑乎是？」噫！是惡知遠祖而下諸大老，或弘經法而聲震人天，或握祖印而道彌今古，彼固昧於宗教、非沙門乎哉？又惡知淨土之外無宗教、無沙門乎哉？吾因以告夫狂者。

《往生集》卷之二

古杭雲棲寺 沙門祿宏 輯

王臣往生類 (32則)

一、烏菴國王

烏菴國王，萬機之暇，雅好佛法。嘗謂侍臣曰：「朕為國王，雖享福樂，不免無常。聞西方淨土可以棲神，朕當發願，求生彼國。」於是六時行道念佛。每供佛飯僧，王及夫人躬自行膳，三十年不廢。臨崩，容色愉悅，化佛來迎，祥瑞不一。

贊曰：末世聞法信受，無位者多，有位者少，有位而極於尊貴者倍復少。所以者何？位彌高則欲彌廣，欲彌廣則染彌重，勢所恆然，鮮克免者。今也享南面之樂，不忘西方之歸，非宿植勝因，何以致此。雖然，自古及今，帝王之留神內典者，奚不錄？曰：茲傳淨土，意有所專主，故不泛紀云。

二、宋世子

宋，魏世子，父子三人俱修西方，唯妻不修。女年十四，死七日更生，啟母云：「兒見西方七寶池上，父兄三人已有蓮花，沒當生彼。母

獨無，是以暫歸相報，幸母留意。」母感女言，頓發信心，念佛不倦，後命終亦生安養云。

贊曰：始乏淨緣，終生樂國，信不信故也。經云「唯除不信」，諒夫！

三、劉遺民參軍

晉，劉遺民，彭城人，漢楚元王之後。少孤，事母以孝聞。自負其才，不侶流俗。初為府參軍，即隱去。謝安、劉裕，交薦不就，旌其號曰遺民。入廬山，預遠公蓮社，著《念佛三昧詩》以表專志。嘗於定中，見佛光照地，皆作金色。居十五年，又見阿彌陀佛玉毫光照，垂手慰接。遺民懇曰：「安得如來為我摩頂，覆我以衣？」俄而佛為摩頂，引袈裟被之。他日又見入七寶池，蓮花青白，其水湛然。一人項有圓光，胸出卍字，指池水曰：「八功德水，汝可飲之。」遺民飲水甘美，及寤，猶覺異香發於毛孔。乃告眾曰：「吾淨土之緣至矣。」對像焚香再拜，祝曰：「我以釋迦遺教故，知有阿彌陀佛。此香供養釋迦如來，次供阿彌陀佛，及《妙法華經》。願一切有情，俱生淨土。」言訖，面西合掌而逝，時義熙六年（四一〇年）也。

贊曰：《觀經》敘淨業正因，以孝養父母為第一。故知不孝之人，終日念佛，佛亦不喜。今遺民少盡孝養，而復深入三昧，屢感瑞徵，其往

生品位高可知矣。在家修淨業者，此其為萬代師法。

四、張野茂才

晉，張野，居潯陽，兼通華、梵，尤善屬文。舉茂才，屢徵散騎常侍，俱不就。入廬山蓮社修淨業。義熙十四年（四一八年），與家人別，入室端坐而逝。

五、張抗學士

宋，張抗，積善向佛，誓誦《大悲陀羅尼》十萬遍，求生淨土。年六十餘寢疾，一心念佛。謂家人曰：「西方淨土只在堂前，阿彌陀佛坐蓮花上，翁兒在金地禮佛。」言訖，念佛而逝。翁兒，抗孫也，三歲而亡。

贊曰：心淨則西方觸目，心穢則地獄隨身。抗之淨心成就，堂前見佛何疑乎！

六、王仲回司士

宋，王仲回，官光州司士參軍。問無為子楊公曰：「經中教人求生淨土，而祖師云『心是淨土，不必更求』，如何？」楊公答曰：「試自忖量，若在佛境，則無淨無穢，何用求生？若未出眾生境，安可不至心念佛，捨穢土而求生淨土乎？」司士感悟，欣躍而去。後二年，楊公守

丹陽，忽夢司土云：「向蒙指示，今已得生，特來致謝。」數日而訃至，言司土七日前預知時至，與宗黨言別而化。正感夢時也。

七、馬子雲縣尉

唐，馬子雲，舉孝廉，為涇邑尉。押租赴京，遭風舟溺，被繫。乃專心念佛五年，遇赦，入南陵山寺隱居。一日謂人曰：「吾一生精勤念佛，今西方業成，行且往生安養。」明日，沐浴新衣，端坐合掌，異香滿戶，喜曰：「佛來迎我。」言已而逝。

贊曰：身被繫，心念佛，終以赦免。即囚禁枷鎖，念觀音而得解脫者也。今五欲纏縛，豈非被繫？念佛一聲，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豈非赦書？而束手五欲，不知念佛，抱罪永劫，終無赦時。悲哉！

八、賈純仁郡倅

宋，賈純仁，雪川人，官郢州倅。潛心淨業，長齋念佛。因微疾，西向宴坐而逝。頂上白光圓相，異香滿室。

九、張迪助教

宋，張迪，錢塘人，官助教。從圓淨律師受菩薩戒，咨問淨業法門。篤志修持，誓生安養。每念佛時，揚聲勇猛，至失音猶不已。一日謂圓淨曰：「定中見白色頻伽鳥，飛舞於前。」又三年，西向端坐，念佛而

化。

贊曰：見頻伽，不見佛，何也？蓋是初時暫見，終當見佛耳。謂漸入佳境，非耶？

十、王龍舒國學

宋，王日休，龍舒人。端靜簡潔，博極經史。一旦捐之曰：「是皆業習，非究竟法，吾其為西方之歸！」自是精進念佛。年六十，布衣蔬食，日課千拜，夜分乃寢。作《淨土文》勸世。將卒三日前，遍別親識，有不復相見之語。至期，讀書罷，如常禮念，忽厲聲稱阿彌陀佛，唱言：「佛來迎我！」屹然立化，如植木矣。邦人有夢二青衣引公西行者，自是家家供奉云。

贊曰：龍舒勸發西方，最為激切懇到，非徒言之，亦允蹈之。至於臨終之際，殊勝奇特，照耀千古。嗚呼！豈非淨土聖賢，入塵垂手者耶。

十一、江公望司諫

宋，江公望，釣臺人，官諫議。蔬食清修，述《菩提文》《念佛方便文》，以勸道俗。有子早亡，託夢云：「大人修道，功業已成。冥府有金字額，題云：『嚴州府江公望，身居言責，志慕苦空。躬事熏修，心無愛染。動靜不違佛法，語默時契宗風。名已脫乎閻浮，身必歸於淨

土。』」宣和末，知廣德軍。一旦無疾，面西端坐而化。

贊曰：或謂題額之事恐未必然。噫！永明嘗繪像於冥司矣，苟繞塔之僧不妄，何獨於公望而疑之？

十二、葛繁大夫

宋，葛繁，澄江人。少登科第，官至朝散。凡公署、私居，必營淨室，設佛像。嘗入室禮誦，舍利從空而下。平時以淨業普勸道俗，多服其化。有僧定中神遊淨土，見繁在焉。後無疾面西端坐而化。

贊曰：士大夫信佛者不無其人，然猶避世譏嫌，外護形跡。公署不忘設像，葛君其篤信不回者乎！坐脫往生，良非偶然矣。

十三、李秉中官

宋，李秉，紹興中官也，領御藥院。初學禪於淨慈輝公，有省。晚閱《龍舒淨土文》，遂日課佛號。與閣長元美、殿長林師文等數十人，結淨會於傳法寺。忽有疾，夢阿彌陀佛以金圓光戴其首。越七日，又見金花滿房。乃囑別親屬，端坐結印而終。

十四、胡闔宣義

宋，胡闔，官宣義。平日雖信佛乘，而未諳淨土。年八十四，疾革。

其子迎清照律師，乞垂誨示。照謂闔曰：「公知安身立命處否？」闔曰：「心淨則佛土淨。」照曰：「公自度平昔時中，有雜念染污否？」闔曰：「既處世間，寧無雜念？」照曰：「如是，則安得心淨土淨？」闔曰：「一稱佛名，云何能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照曰：「阿彌陀佛，以弘誓願，塵劫修行。威德廣大，光明神力不可思議。是以一稱其名，滅無量罪，猶如赫日消於霜雪，復何疑哉！」闔遂省悟，即日延僧念佛。次日，照復至。闔曰：「師來何暮？二大士降臨已久。」照於是率眾厲聲念佛。闔乃合掌而逝。

贊曰：闔往生得於清照，而致清照者子也，其斯以為大孝歟！世有執小愛而破父母之齋戒者，誤亦甚矣。

十五、楊無爲提刑

宋，楊傑，無為州人，號無為子。少年登科，官尚書主客郎，提點兩浙刑獄。尊崇佛法，明悟禪宗。謂：「眾生根有利鈍，易知易行唯西方淨土。但能一心觀念，總攝散心，仗佛願力，決生安養。」嘗作《天臺十疑論序》，及《彌陀寶閣記》《安養三十贊》《淨土決疑集序》，弘闡西方教觀，接引未來。晚年繪彌陀丈六尊像，隨行觀念。將終之日，感佛來迎，端坐而化。辭世頌曰：「生亦無可戀，死亦無可捨。太虛空中，之乎者也。將錯就錯，西方極樂。」

贊曰：讀無為子頌，所謂參禪見性，而復以淨土為歸者也。至於「將錯就錯」一語，蘊藉不少。嗚呼！安得人間才士咸就此一錯耶。

十六、韋文晉觀察

宋，韋文晉，立行孤潔。建淨業道場，普度含識。六月某日，忽面西跏趺，合掌念佛而化，異香內外皆聞。

十七、文彥博潞公

宋，文彥博，於京師與淨嚴法師集十萬人為淨土會。臨終，安然念佛而化。

十八、馬圩侍郎

宋，馬圩，廡祖忠肅公。守杭日，慈雲懺主教令念佛，舉家宗奉。圩至心念佛二十五年，崇寧小疾，易衣坐逝。有氣如青蓋，出戶騰空而去。家人皆夢圩往生上品。

十九、鍾離少師

宋，鍾離瑾，提刑浙西日，遇慈雲懺主，遂篤信淨土。後知開封，出則盡瘁國事，入則不寐念佛。忽夜促家人起，索浴更衣坐逝。舉家見瑾乘青蓮，仙樂迎引西去。

二十、閻邦榮承務

宋，閻邦榮，池州人。二十年持《往生咒》、念佛。將終，家人夢佛放光迎榮。及曉，榮西向趺坐，忽起行數步，立化。

二一、王衷朝散

宋，王衷，嘉禾人。結社西湖，不問賢愚貴賤僧俗，但願往生者，普請入社。有《勸修文》行世。後無疾西向坐化。

二二、鍾離景融大夫

宋，鍾離景融，官朝請大夫。常誦《觀經》，念佛不輟。掛冠，結茅儀真東園側。嘗曰：「不識彌陀，彌陀更在西方外。識得彌陀，彌陀只在自己家。」一夕，命僧妙應誦《普賢行願品》，炷香敬聽，兩手作印而化。

二三、錢象祖郡守

宋，錢象祖，號止庵，守金陵，日以淨土真修為念。嘗於鄉州建接待十處，皆以「淨土」、「極樂」等名之。創止庵高僧寮，為延僧談道之所。自左相辭歸，益進淨業。嘉定四年（一二一一年）二月微疾，書偈曰：「菡萏香從佛國來，琉璃地上絕纖埃。我心清淨超於彼，今日遙知一朵開。」後三日，僧有問疾者，公曰：「我不貪生，不怖死。不生

天，不為人，唯求生淨土耳。」言訖，跏趺而逝。後有人夢空中云：「錢丞相已生西方蓮宮，為慈濟菩薩。」

二四、梅汝能縣令

宋，梅汝能，常熟人，仕至縣令。有志淨業。忽夢僧授紙百幅，鑿破為「二八」字。以問東靈照師，曰：「二八十六也，豈《十六觀經》之謂乎？」適一僧以經與之，忽不見。由是誦經念佛，自名為「往生」以見志。因邑中生公造丈六彌陀像，乃施財百萬為之妝飾。殿前池中遂湧一雙頭白蓮，其花百葉。當年冬，無疾而終。

二五、胥定國學諭

宋，胥定國，號省齋，為州學諭。常念佛，讀淨土諸經。每月三八，集僧俗誦經念佛。嘉定四年（一二一一年），夢青衣童告曰：「佛令召君，三日當生彼國。」至日，沐浴更衣，念佛坐化。

二六、馮濟川諫議

宋，馮楫，號濟川，遂寧人，由太學登第。初訪道禪林，晚年專崇淨業，作《西方文》《彌陀懺儀》。後以給事中出帥瀘南，率道俗作繫念會。及知邛州，於後廳設高座，望闕肅拜。著僧衣，登座，謝官吏，橫柱杖按膝而化。

贊曰：《傳燈錄》載公初參龍門遠，次參妙喜，各有證悟。臨終刻期升座，拈拄杖按膝脫去。其自在顯赫，宛有宗門諸大老操略。然都不言念佛往生，何也？良由著述家彼此立義，為門不同，各隨所重而已。彼重直指人心，自應專取了明心地，而略淨土。如懷玉金臺再至，圓照蓮蕊標名，皆不錄是也。此重指歸淨土，故詳其生平念佛，報盡往生，而了明心性自在其中，如所謂「既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是也。喻如重德，則顏子列德行之科，而不言政事。重才，則顏子具王佐之器，而不言德行。亦為門不同耳。淨業人願篤信無惑。

二七、王敏仲侍郎

宋，王古，字敏仲，東都人，官禮部侍郎。慈仁愛物，深契禪宗，又悟淨土法門之勝，著《直指淨土決疑集》三卷。平生精勤念佛，數珠未嘗去手。行住坐臥，悉以西方淨觀為佛事。有僧神遊淨土，見古與葛繁同在焉。往生有明驗矣。

二八、吳信叟進士

宋，吳子才，字信叟。致仕之後，預作一棺，夜臥其中，令童子擊棺而歌曰：「吳信叟，歸去來。三界無安不可住，西方淨土有蓮胎，歸去來。」自從而和之。後無疾而化。

二九、白居易少傅

唐，白居易，官中大夫、太子少傅。捨宅為香山寺，號香山居士。晚歲患風痺，出俸錢三萬，繪西方極樂世界一部，依正莊嚴悉按《無量壽經》，靡不曲盡。頂禮發願，以偈讚曰：「極樂世界清淨土，無諸惡道及眾苦。願如我身老病者，同生無量壽佛所。」

贊曰：人傳蓬萊有樂天名。樂天辭以偈曰：「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即須歸兜率天。」今復捨兜率而求淨土，豈所謂披砂揀金，愈擇而愈精者耶！

三十、張掄都總

宋，張掄，官兩浙都總管。期生淨土，刻勵念佛。闔門長幼，靡不從化。鑿池栽蓮，日率妻子課佛萬遍。孝宗皇帝親書「蓮社」二字賜焉。

三一、蘇軾學士

宋，蘇軾，號東坡，官翰林學士。南遷日，畫彌陀像一軸，行且佩帶。人問之，答曰：「此軾生西方公據也。」母夫人程氏歿，以簪珥遺貲，命工胡錫繪彌陀像，以薦往生。

贊曰：老泉為薦先亡，曾於極樂院造六菩薩像。而子由往來法門亦甚

密邇。蓋蘇氏之歸心三寶，素矣。世有刻《西方公據》者，增以俚語，謂出自坡公，此誣也。具眼者勿因偽而併棄其真。

三二、張無盡丞相

宋，張商英，初以夫人向氏激發，留神內典，號無盡居士。嘗著《發願文》云：「思此世界，五濁亂心。無正觀力，無了因力，自性唯心，不能悟達。謹遵釋迦世尊金口之教，專念阿彌陀佛。求彼世尊願力攝受，待報滿時，往生極樂。如順水乘舟，不勞自力而至矣。」

贊曰：無盡悟禪宗於兜率悅公，而拳拳乎安養是念，其為計，審矣。自香山至此四公，雖西方瑞應，史未詳錄。而據因以考果，不生西方，將奚生哉？

總論

愚聞之古德云：「士大夫英敏過人者，多自僧中來。」然嘗疑之，迷而不返者十九，不負宿因者十一，其故何也？五濁惡世，多諸退緣，賢者所難免也。故戒禪師後身為東坡，青禪師後身為曾魯公，哲禪師後身耽富貴，多憂苦。夫東坡最為親近法門，而曾公已不之及。彼哲老之後身，其迷抑又甚矣。古今知識，所以勸人捨五濁而求淨土也。然則劉遺民而下諸君子，所得不既多乎！

處士往生類 (28則)

一、周續之

宋，周續之，雁門人。十二，通《五經》《五緯》，號「十經童子」。養志閒居，公卿交辟，皆不就。事廬山遠法師，預蓮社。文帝踐祚，召對辨析，帝大悅。或問：「身為處士，時踐王庭可乎？」答曰：「心馳魏闕者，以江湖為桎梏。情致兩亡者，市朝亦岩穴耳。」時稱「通隱先生」。後居鍾山，專心念佛，愈老愈篤。一日向空云：「佛來迎我。」合掌而逝。

贊曰：續之能岩穴市朝，則亦可以西方東土矣。而必念佛求生，其真知利害者乎！古有頌云「高山平地總西方」，未到家者請勿戲論。

二、鄭牧卿

唐，鄭牧卿，滎陽人，舉家念佛。開元中病篤，有勸進魚肉者，確乎不許。手執香爐，願求往生，忽異香充蔚，奄然而逝。舅尚書蘇頌，夢寶池蓮開，牧卿坐其上。

三、張元祥

唐，張元祥，居常念佛不輟。一日促家人云：「西方聖人待我齋畢

同往。」齋事訖，焚香跏趺，面西而化。

四、孫良

宋，孫良，錢塘人，隱居閱《大藏》，尤得《華嚴》之旨。依大智律師受菩薩戒。日誦佛萬聲，二十年不輟。忽日命家人請僧念佛，以助往生。僧集，念佛方半餉，望空合掌云：「佛及菩薩已荷降臨。」退坐而化。

贊曰：《華嚴合論》謂：「求生淨土菩薩，未達一乘大道。」而此老得《華嚴》之旨，何乃求生淨土？蓋《合論》且為一分取相凡夫破其執見，是得事淨土，未得理淨土者。此老事理圓通，華藏、蓮池，是一非二。正爾求生，不足疑也。論淨土者，當據《華嚴行願品》為主，而以《合論》參之。

五、元子平

唐，元子平，寓京口觀音寺念佛。忽聞空中音樂，即西向坐化。異香數日不絕。

六、庾銑

梁，庾銑，新野人。武帝召為黃門侍郎，不赴。六時念佛。一夕，見道人自稱「願公」，呼銑為「上行先生」，授香而去。後四年，願復

至，遂化去。空中言：「上行先生已生安養。」

七、宋滿

隋，宋滿，常州人。計豆念佛，積三十石。開皇八年（五八八年）九月，飯僧畢，坐逝。人見天華異香，滿乘空西去。

八、汾陽老人

唐，汾陽老人，於法忍山借一空房止宿，晝夜念佛。貞觀五年（六三一年）命終時，大光遍照，面西而逝，人見乘蓮臺云。

九、元子才

唐，元子才，居潤州觀音寺，誦《彌陀經》、念佛。忽小疾，夜聞空中香氣樂音，似有人言：「粗樂已過，細樂續來，君當行矣。」念佛而化。異香數日不散。

十、吳子章

元，吳子章，蘇州人，世業醫。與兄子才，同參雲屋和尚。精勤念佛，合門奉法。至正間，無疾合掌稱佛名化去。

十一、何曇跡

元，何曇跡，年十八，持菩薩戒，念佛。一宵，四鼓即起念誦，人云太早，答云：「見佛金相，幡花來迎。」遂脫去。

十二、王闡

宋，王闡，四明人，號無功叟。凡禪林宗旨、天台教門，無不洞達。著《淨土自信錄》。晚年專心念佛，西向坐化，異香芬郁。焚龕時，獲舍利如菽者百八粒。

十三、范儼

宋，范儼，仁和人。絕心世務，其子不能治家，儼不之顧，但云：「我自是寄客耳。」日誦《法華》，念阿彌陀佛，專心不懈。忽見普賢菩薩，乘六牙白象，放金色光，報儼云：「明日卯時當行。」越一夕，佛菩薩來迎，就座合掌而逝。

十四、陸沅道

宋，陸沅道，號省庵居士，住明之橫溪。晨起焚香趺坐，目不他瞬，首唱偈曰：「盥手清晨貝葉開，不求諸福不禳災。世緣斷處從他斷，劫火光中舞一迴。」然後念誦，不緩不急，聲如貫珠。每日《法華》一遍，彌陀萬聲，一意西馳。年八十五，四月六日，沐浴整衣而逝。泊殮，忽

聞蓮華馥郁之氣，皆不知來處，近挹之，蓋出自口中也。

十五、孫忠

宋，孫忠，四明人。早慕西方，於郡城東築庵念佛。後因病，請僧百人繫念。忽仰空合掌，手結雙印，怡然而化。闔城聞天樂異香，漸向西沒。三子相繼念佛，亦坐化。

十六、沈銓

宋，沈銓，家錢塘。同妻施氏，專心淨土。平時諸善，悉用迴向。後及妻前後命終，皆感化佛持錫接引而去。

十七、唐世良

宋，唐世良，會稽人，持戒念佛。年老疾病，猶不就枕。誦《彌陀經》十萬過，謂家人云：「佛來接我。」言訖作禮，即便坐逝。利行人時在道味山，夜夢西方異光，幡華天樂，空中聲云：「唐世良已歸淨土。」

十八、計公

宋，計公，四明桃源鐵工也。年七十，兩目喪明。里中咎學諭，以擘窠圖印施，勸人念佛。計公初受一圖，念滿三十六萬聲。念至四圖，

兩目瞭然。如是三載，念滿十七圖。一日念佛，忽氣絕，半日復甦曰：

「佛令分六圖與咎學諭，是勸導之首。分一圖與李二公，是佞圖之人。」

囑其子往謝之。言訖，沐浴西向而化。

十九、陳君璋

元，陳君璋，黃巖人，端重寡言。年四十，與室葉氏，披誦《法華》，念佛唯謹。年六十，疾篤。一夕，命其子景星扶之坐，謂曰：「吾歸去。」曰：「歸何處去？」曰：「沒處去。」又曰：「我死宜依桑門闍維法。」言訖合掌，稱「南無阿彌陀佛」而逝。

二十、張銓

晉，張銓，野之族子也。高逸好學，耕鋤間，帶經不釋。屢徵弗就。庾悅以其貧，舉為潯陽令。笑曰：「古人以容膝為安，屈志就祿，奚榮之有？」乃入廬山，依遠公蓮社。研窮內典，多有悟入。宋景平元年（四二三年），無疾西向念佛，安臥而卒。

二一、闕公則

晉，闕公則，入廬山蓮社。既卒，友人於洛陽白馬寺，夜中為作忌祭。忽一時林木殿宇皆成金色，空中有聲曰：「我闕公則也，祈生極樂，今已得生。」言訖無所見。

贊曰：瑞應感乎臨終者多矣。至如身沒之後，而乃現金色於他方，報往生於空際，闕公其稀有乎！

二二、李知遙

唐，李知遙，善淨土教，率眾五會念佛。後因疾，忽云：「佛來迎我！」洗漱更衣，索香爐出堂頂禮。聞空中說偈，有「引君生淨土，將爾上金橋」之句。就床端坐而化，眾聞異香焉。

二三、高浩象

梁，高浩象，東平人。杜門靜坐，專誦《無量壽經》。嘗在觀中，覺自身泛紅蓮於池面。初未見佛，乃即花上傾心禮佛，遙想金容，光輝遠映。一夕，見眾菩薩來迎，即時化去。

贊曰：古有二僧，作蓮花開合想，後同生淨土。象之身泛紅蓮，其亦觀想精誠之所致耶。

二四、徐六公

宋，徐六公者，嘉興人，務農為業。夫婦蔬食，精勤念佛四十年。預作一龕，臨終，易布衣草履，入龕端坐。頃之曰：「佛來迎我。」即化去。

二五、陸俊

宋，陸俊，錢塘人。少事公門，久之棄去，以淨土為業。每對佛懺悔，垂淚交頤。道友相見，說淨土因緣，才十餘句，便悲咽感歎。臨終，請圓淨律師開示西方，諷《觀經》至上品，淨曰：「可以行矣。」俊曰：「眾聖未齊，姑待之。」少頃忽起就竹床，面西端坐而逝。

贊曰：《無量壽經》云：「聞說阿彌陀佛，淚即出者，皆宿世善根所致。」俊之悲咽，本乎中心，而達之面目，往生固其宜矣。今戲調而談淨土奚可哉！

二六、黃打鐵

宋，黃公，潭州人。本軍伍，以打鐵為生。每鉗鎚時，念佛不輟口。一日無疾，託鄰人為寫頌云：「叮叮噹噹，久鍊成剛。太平將近，我往西方。」即化去。其頌盛傳湖南，人多念佛。

贊曰：據黃公別無他能，只是念佛不輟口耳。世人不肯依樣行持，而尋奇覓巧，遂成虛度。噫！非所謂翻嫌易簡卻求難耶？

二七、蓮花太公

大明蓮花太公者，越人。一生拙樸，唯晝夜念佛不絕。命終之後，棺上忽生蓮花一枝，親里驚歎，因號「蓮花太公」云。

二八、華居士

大明華居士，江干人。醇樸無偽，與人不款曲。中年屬業諸子，獨處一室，不涉世事，朝暮唯孜孜念佛而已。後將卒，自知時至，更衣正寢，手整冠，端坐別眾而逝。其子先已作棺，於是易龕，如沙門故事。舉龕之日，觀者如堵，遠近嚮慕焉。

總論

或問：淨名、龐老，何以不聞求生？答曰：爾試自評之，如其未及二公，求生固不必論。即使再來金粟，何妨更見彌陀？苟為不然，淨名不覲釋迦，龐老不參馬祖矣。且夫「心淨土淨」，非淨名語歟？「不與萬法為侶」，非龐老語歟？爾一朝踏著淨地，當云：「何期自念本自清淨，何期自念不侶萬法，何期二公常在淨土。」復奚疑哉！

尼僧往生類 (5則)

一、尼大明

隋尼大明，每入室禮念，先著淨衣，口含沉香。文帝后甚重之。將終之日，眾忽聞沉香滿室，俄而光明如雲，隱隱向西沒焉。

贊曰：一尼造《法華經》，虔敬類是，後感報靈異。而二僧冥府誦經，致禮遇有殊，則無怪其然矣。今時念佛，有幾人似明者乎？使人人如是念佛，而千不千生，萬不萬生者，吾弗信也。

二、尼淨真

唐尼淨真，居長安積善寺，衲衣乞食。誦《金剛經》十萬遍，篤志念佛。語弟子曰：「五月內十度見佛，兩度見寶蓮花上童子遊戲，吾已得上品生。」言訖，跏趺而化，祥光滿庵。

三、尼悟性

唐尼悟性，居廬山念佛，虔願往生。忽聞空中音樂，謂左右曰：「我已得中品生。見同志念佛精進者，皆有蓮花待之。汝等好自努力。」言訖而逝。

贊曰：上、中品位，二尼能決諸己者何？一則內觀自行之淺深，二則

外稽瑞應之勝劣耳。可誣也哉？

四、尼能奉

宋尼能奉，錢塘人，專修淨業。嘗夢佛光照身，及聞空中善言開慰。告其徒曰：「吾往生時至。」少頃，聞奉念佛聲甚厲，奔往視之，則合掌面西坐逝矣。異香滿室，樂音西邁。

五、尼法藏

宋尼法藏，居金陵，勤志念佛。夜見佛菩薩來，光明照寺，奄然而化。

總論

佛以姨母出家，嘆正法由此而減。使女人出家者皆如上五人，正法其彌昌乎！而勢所不能，佛之懸記非過矣。噫！真正出家之男子，邇來尚不多得，而況女眾歟？吾於是乎有感。

婦女往生類 (32則)

一、隋皇后

隋文帝后獨孤氏，雖處王宮，深厭女質，常念阿彌陀佛。以八月甲子命終。時永安宮北，種種音樂，自然震響。異香滿室，從空而至。帝問闍提斯那，是何祥瑞？對曰：「淨土有佛，號阿彌陀。皇后業高，超登彼國，故現斯瑞耳。」

贊曰：捨中宮之貴寵，志淨土而往生。古有韋提，今見之矣。

二、姚婆

唐，姚婆，因范行婆者勸令念佛，後臨終見佛菩薩來迎，告佛言：「未與范行婆別，請佛暫住空中。」范至，姚婆立化。

贊曰：臨行別范，不背本也。佛住空中，恆順眾生也。卓立而逝，亦奇矣。

三、溫靜文妻

唐，溫靜文妻，并州人。久患在床，靜文勸令念佛。一年忽睹淨土，告其夫云：「我已見佛，後月當去。」囑父母云：「今得隨佛往生，願專心念佛，他日西方相見耳。」言訖而逝。

四、胡長婆

宋，胡長婆李氏，上虞人。夫喪後，日夜高聲念佛，及誦《彌陀經》，凡十餘年。一日見有僧覆以緋蓋，曰：「汝十五日子時往生。」問：「師何人？」曰：「是汝所念者。」婆遂會別諸親。至期，有異香光明，端坐而逝。七日焚化，齒如白玉，舌如紅蓮，睛如葡萄，皆精堅不壞，舍利不可數計。次日，焚處生一花，如白罌粟云。

贊曰：諸根不壞，舍利無數。世譏女人五漏之體，無乃不可乎？

五、鄭氏

宋，鄭氏，錢塘人，日課《觀音經》，念佛不輟。後病中索浴，浴畢，西向坐，問家人云：「聞磬聲乎？淨土諸聖且至。」已而合掌喜躍曰：「佛菩薩來，觀音手執金臺，如來接我登座。」遂奄然而化。

六、陳氏媪

宋，陳氏媪，錢塘人。從靈芝律師受菩薩戒。專心念佛，日課千拜。嘗有舍利散於經案。臨終見佛來迎，顧語旁人，未及半，已凝然不動矣。

七、黃氏

宋，黃氏，四明人。早喪夫，因歸父舍，精修淨業。臨終見佛來迎，結印徐行，儼然立化。家人篩灰於地，以驗生處，見蓮花一朵生灰中。

贊曰：燒灰之說未考。但其見佛來迎，結印立化，高登蓮品必矣。

八、王氏夫人

宋，荊王夫人王氏，專修淨業，曉夕勤至。給侍之人，無不則效。唯一妾懈慢，夫人責之，遂悔悟精進。忽無疾而逝，致夢她妾云：「蒙夫人誨，已生安養。」夫人未信也，俄而亦夢與妾同遊寶池。見一花天衣飄揚，題曰楊傑。一花朝服而坐，題曰馬圩。復見金臺，光明晃耀。妾指曰：「此夫人生處也。」既覺，彌加精進。年八十一，慶誕之晨，秉燭燃香，望觀音閣而立。左右方具儀獻壽，已立化矣。

贊曰：集至此，女人立化，蓋三人焉。金臺晃耀，亦上品之流矣。孰曰閨閣無人哉！

九、馮氏夫人

宋，廣平郡夫人馮氏，少多病。慈受深禪師，教以齋戒念佛。諦信力行，十年不怠。忽厭世，人怪之，曰：「清淨界中，失念至此。支那緣盡，行即西歸，何怪之有？」臨終，氣絕復甦，謂家人曰：「吾已歸

淨土，見佛境界，與《華嚴》《十六觀經》所說不異。」已而長逝。三日後，舉屍如生，異香芬馥。

十、王氏女

宋，吉安王氏女，日誦《彌陀》《金剛》《觀音》諸經，念佛求度。母死，既殮，惡血滴瀝。女發誓云：「若我孝心，願臭氣不作。」言訖，流血即止。父娶後室，與同修淨業。後得疾，請僧說淨土觀法。忽索衣，吉祥而臥，攬觀音手所執幡，寂然不動。母篩灰於地，以驗受生，見灰中出蓮花數朵。

十一、周氏

宋，周氏妙聰，周元卿之女也。因感其母華臺往生之瑞，篤志念佛，期生安養。病中請僧行懺。自見其身著新淨衣，在樓閣上作禮念佛。謂家人曰：「勤修淨業，西方相待。」右脅西向而逝。

十二、周行婆

宋，周行婆，太平州人。早年念佛，精專弗替。一夕，胡跪念佛，泊然而化。鄰人見數僧引婆騰空西去。

十三、陸氏宜人

宋，宜人陸氏，錢塘人，朝請王璵妻也。常誦《法華》，篤意淨土。禮懺一會，念佛萬聲，凡三十年。因微疾，忽聞天鼓自鳴，人方驚異，即面西端坐，雙手結印而逝。

贊曰：結印而逝，不獨僧中有之，在女人亦屢見焉。皆心不散亂，身不放逸之祥徵也。嗚呼！為女人者，能仿此每日至誠禮懺一會，念佛萬聲，三十年不異其心。吾為伊保任決生淨土。

十四、龔氏

宋，錢塘龔氏，晝夜念佛，誦《彌陀經》。後有疾，請亨律師指示。陳說未終，端坐而化。老妾于氏，亦念佛不輟，一夕夢龔氏告云：「我已生淨土，汝七日當生。」至期而逝。

十五、朱氏

宋，雪川朱氏，念佛三十年。忽斷食四十日，唯飲水念佛。夢三僧各執蓮花，謂曰：「吾先為汝種此花，今當往生。」既寤，請僧助念，端坐而逝。

十六、項氏

宋，項氏，名妙智，鄞縣人，寡居。二女悉令為尼。精勤念佛。一日忽曰：「我欲坐脫，錯與作棺。」女曰：「佛用金棺，無嫌也。」母喜，俄而異香滿室，西向結印，微笑而逝。

十七、裴氏女

宋，汾陽裴氏女，專志念佛。報盡日，索火焚香，言：「佛以蓮臺迎我，我當往生。」已而天花飛墜，安坐而化。

十八、沈氏

宋，沈氏，慈溪人。自幼蔬食念佛。歸章氏，一心不變。施米貸被，以濟饑凍。後微疾，念佛尤力。忽見佛菩薩、諸天聖眾，普現目前。燈光千點，纍纍然狀若虹橋。即日吉祥而逝。

十九、孫氏

宋，四明孫氏，寡居念佛，三十年不懈。一日微恙，夢八僧繞行懺宮，己身掛縵衣隨僧行。既覺，沐浴淨衣，請僧行懺。於大眾前端坐誦經，至「一心不亂」，左手結印而逝。遠近皆聞空中樂音。

二十、樓氏

宋，樓氏慧靜，適寺簿周元卿。嘗披玩《傳燈》，發明見地。尤以淨業為真修，念佛不輟。晚年被疾，忽見蓮臺紫色，化佛無數，異香滿室。語家人，亟令念佛。頃刻而化。

二一、秦氏

宋，秦氏淨堅，家松江。厭惡女身，與夫各處，精持齋戒。閱《華嚴》《法華》《光明》《般若經》無虛日。晨昏修《彌陀懺》，禮佛千拜。久之，有光明入室，面西安坐而終。

二二、鍾婆

宋，嘉禾鍾婆，誦《彌陀經》、念佛，二十年為常課。一日語子曰：「見大白蓮華無數，眾聖在此。」端坐聳身而化。

二三、孫氏

宋，錢唐孫氏女，常念佛持咒。因病，請清照律師至。謂曰：「久病厭世，願求往生。」師為談淨土因緣，大喜。至夜，夢師持藥一盞，服之流汗，身心輕安。三日後，語侍人曰：「迦葉尊者來此，好金蓮華座。」即瞑目結印而化。

二四、梁氏

宋，梁氏女，居汾陽，兩目俱盲。遇沙門勸令念佛，越三年，雙目開明。後忽見佛菩薩，幡蓋來迎，即日命終。

二五、黃婆

宋，潮山黃婆，持《金剛》《法華》，專心念佛。忽患痢疾，但飲水不食。鄰庵僧善修，夢婆來謂曰：「將往西方。」越二日，婆西向念佛，端坐而化。遠近皆見紅霞覆婆之屋。

二六、陳氏

宋，廣平陳氏，剪髮為出家相，朝夕念佛，四眾稱為道者。後病中，集繙素念佛兩日，忽合掌泊然而化。

二七、崔婆

宋，東平梁氏乳媪崔婆，淄州人。平生茹素，極愚，不能與同輩爭長短。主母晁夫人留意禪學。崔朝夕在旁，但誦阿彌陀佛，虔誠不少輟。不持數珠，莫知其幾千萬遍。年七十二得疾，洞洩不下床，然持念愈篤。忽若無事時，唱偈曰：「西方一路好修行，上無條嶺下無坑。去時不用著鞋襪，腳踏蓮花步步生。」諷詠不絕口。人問：「何人語？」曰：「我所作。」曰：「婆婆何時可行？」曰：「申時去。」果以其時去。用僧

法焚之，舌獨不化，如蓮花然。

二八、吳氏女

宋，吳氏縣君，齋戒清修。有侍女，亦精進念佛。忽見金蓮捧足者三。數日見膝，又數日見身，又數日見其面目，中乃阿彌陀佛，左右則觀音、勢至也。又悉見堂殿國界，皎如指掌。如是三載，常儼然在目。後忽感疾，自言往生，乃終。

贊曰：吳氏女時時見佛，有之乎？觀力精進，理固有之。但魔佛須辨，邪正或殊。女人遇此，當速質諸明者。

二九、鄭氏

元，鄭氏淨安，錢塘人，念佛日無虛度。得疾，聞空中聲曰：「汝行有期，毋得自怠。」又見佛身金色。即奮起面西端坐，召其出家子義修諷《彌陀經》，倏然而化。其女夢母報曰：「吾已得生淨土，可聞諸修師云。」

三十、周婆

元，鄞縣寶幢市周婆，精修淨土。遇歲首，持不語，晝夜常坐，盡月而止。遇暑月，則施茶湯，歷久不廢。一夕，夢大荷葉遍覆一市，覺自身持數珠行道葉上。既而微疾，鄰人夜見幢幡寶蓋來入其家。黎明，

婆已合掌念佛逝矣。

三一、薛氏

大明薛氏，武塘世族女也，生時母夢長庚入懷。後歸周，生子五人而寡，秉節自誓。供觀音大士，香煙結蓮花，人異之。專心淨業，好施不倦，念佛十五年如一日。萬曆丁亥（一五八七年）五月得疾，醫進乳粥，確乎不許。遂絕粒，屏藥石。至九月六日，延僧禮懺。且曰：「四日足，吾事畢矣。」乃西向對彌陀像，晝夜繫念。囑諸子翊贊，禁諸婦女毋入。時正重九，取淨衣，點淨，香水灑禪椅。次早，索水灌手，誦《甘露真言》。著所淨衣，戴誌公帽，長跪佛前，念《燃香讚佛偈》，唱三歸依，禮三拜，輪珠念佛一百八遍。逮午，趺坐結印而化，神氣熙然，較生存倍更開朗。一時在側者，俱聞蓮花香滿室中。諸子奉命入龕，觀者數千人，歡喜頂禮。其詳載諸本傳志云。

贊曰：母遺命具龕，無棺槨，無迎殺神，無燒紙錢，無殺牲以祭，諸子悉隨順不二。吾聞昔有臨終坐脫者，子恐乖名教，拽其足伸之。父忽躍臂捶子。子懼曰：「助父坐脫耳。」視今日周氏諸子為何如？先是母以殘息，待予至授戒。予適稽緩。母曰：「時至，不可待矣。」即化去。人以為恨，寧知予未下船舷，羯磨已竟。噫！諸上善人同會一處，周氏之母子不其然歟？

三二、許氏婦

大明許氏婦，杭郡人。生平恭順質實，唯以念佛為事。將卒，呼家人與訣別，著淨衣端坐，手執天目白花自簪之，安然而逝。

總論

極樂國土實無女人。女既得生，悉具大丈夫相。今人繪九品圖而作女相者非也，殆存其本因，以彰雜類之同生耳。清淨界中覓男相尚不可得，況女相乎？雖然，女更有三病焉：孝翁姑不如其父母，一也。御婢僕不如其子孫，二也。知佈施，而不知息其貪心；知慕男身，而不知革其女習；知奔走寺宇，恭事沙門，而不知反求諸己，三也。明於此三，未出娑婆而居然比丘矣，夫何慮不生淨土？

惡人往生類（8則）

一、張善和

唐，張善和，殺牛為業。臨終見群牛作人語索命，於是大怖。喚其妻云：「速延僧為我懺悔。」僧至，諭之曰：「《觀經》中說臨終惡相現者，至心念佛，即得往生。」和云：「地獄至急，不暇取香爐矣。」即以右手擎火，左手拈香，面西專切稱佛。未滿十聲，自言：「佛來迎我！」即化去。

贊曰：觀其地獄至急，手作香爐。蓋勢迫情極，懇苦精誠，更無第二念矣。雖云十念，寧不遠過悠悠者百千萬億念？決定往生，理實如是。或疑菩薩示現者，容有之，而不盡然也。

二、張鍾馗

唐，張鍾馗，殺雞為業。病革，見緋衣人驅群雞啄之，血流被面，痛不可忍。有僧為設佛像，教令念佛。頃之，香氣滿室，恬然而逝。

三、雄俊

唐，雄俊，寓成都。膽勇過人，不守戒律。嘗罷道從戎，尋復為僧。因聞經言：「一稱佛名，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乃大喜曰：「賴有此

耳！」自是雖為惡，而念佛不輟。丁未二月暴亡，經宿忽甦，言至冥司，主者曰：「誤追汝。然汝念佛，本無深信。今還人世，宜倍精進。」人以為地獄漏網。既而入山，齋戒念佛。越四年，辛亥三月，緇輩咸集。告曰：「吾時至矣。爾輩還城，見吾親知，為吾語曰：俊以念佛得生淨土，毋以為地獄漏網人也。」語笑之間，端坐而化。

贊曰：薰蕕不同器，寧有且造惡且念佛，而得往生者乎？噫！觀「賴有此耳」之一言，其於稱佛滅罪之語，蓋信入骨髓矣。即此一念，力重萬鈞。臨終轉業往生，又何疑哉！

四、惟恭

唐，惟恭，住法性寺。慢上凌下，親狎非類。酒徒博侶，交集於門。暇則念佛。寺僧靈歸者，同惡相濟。里人為之語曰：「靈歸造惡，惟恭繼跡。地獄千重，莫厭雙入。」恭聞曰：「我雖積業，罪無所逃。然賴淨土教主憫我愆尤，拔我塗炭，豈復墮惡道耶？」乾寧二年（八九五年）病革，歸自外還，見伶人數輩，少年麗服。問所從來，答曰：「西來迎恭上人耳。」一人懷中出金瓶，瓶中蓮花，其合如拳。俄頃增長如盤盂，光彩交映。望寺疾馳，而忽不見。歸至寺，聞鐘聲，恭已逝矣。

五、瑩珂

宋，瑩珂，受業雪川瑤山。酒炙無所擇。忽自念梵行虧缺，恐從流轉。令同住取戒珠禪師所編《往生傳》讀之。凡讀一傳，為一首肯。既而室中面西設禪椅，絕食念佛。越三日，夢佛告曰：「汝尚壽十年，且當自勉。」珂白佛言：「設有百年，閻浮濁惡，易失正命。所願早生安養，奉事眾聖。」佛言：「汝志如是，後三日當迎汝。」至期，命眾誦《彌陀經》，乃曰：「佛及大眾俱至。」寂然而化。

六、仲明

宋，仲明，居山陰報恩寺，素無戒檢。因感疾，謂同學道寧曰：「我今心識散亂，何藥可治？」寧教以隨息念佛。明如所教，至七日，力已困憊。寧又令想目前佛像。久之，忽見二菩薩，次復見佛，瞑目而逝。

七、吳瓊

宋，吳瓊，臨安人。先為僧，退道返俗。前後兩娶，生二子。屠沽之事，靡所不為。常庖廚，殺雞鴨等，則持而唱云：「阿彌陀佛子，好脫此身去。」連稱佛號乃施刃。每切肉，念佛不輟。後目上生瘤如雞卵，遂大憂怖。搆草庵，分散其妻子，念佛禮懺，晝夜如不及。紹興二十三年（一一五三年），告人云：「瓊來日戌時去也。」人皆笑之。次晚，

以布衫換酒飲畢，書頌云：「似酒皆空，問甚禪宗。今日珍重，明月清風。」端坐合掌念佛，叫云：「佛來。」即化去。

八、金爽

宋，金爽，會稽人，網魚為業。忽猛省，持戒精進，日課佛號萬聲，久而弗替。後無疾，語家人云：「阿彌陀佛與二菩薩俱來迎我，我歸淨土去也。」焚香端坐而化。邑人聞異香天樂，終日不散。

贊曰：爽之事與善和、鍾馗異。彼則生平造業，臨歿輸誠。此則預革前非，久修善業。往生品位，必過於二人矣。

總論

無邊苦海，岸在回頭。積劫幽宮，明存一炬。淨土之不遺惡人，無惑也。雖然，悟遷善之有門，而痛自怨艾可也。恃帶業之猶生，而安心造惡，僥倖於萬一，不可也。古之惡人以此為藥，今之惡人執此成病。是故古之惡人，惡人之善人也。今之惡人，惡人之惡人也。悲夫！

畜生往生類 (3則)

一、龍子

《菩薩處胎經》云：有一龍子，謂金翅鳥曰：「我自受龍身，未曾殺生，觸燒水性。壽終之後，當生阿彌陀佛國。」

贊曰：慈心不殺，淨業正因。龍受佛言，往生固其宜矣。

二、鸚鵡

唐貞元中，河東裴氏畜鸚鵡，常念佛，過午不食。臨終十念氣絕，火化之，得舍利十餘粒，炯然耀目。僧慧觀者，用陶甓建塔，以旌其異。成都尹韋皋為之記，有「了空相於無念，留真骨於已斃」之句云。

三、鳩鵲

宋，黃巖正等寺觀公畜鳩鵲，能言，常念佛不輟。一日立化，穴土葬之，俄而舌端出紫蓮花一朵。靈芝律師嘗為之贊，有「立亡籠閉渾閒事，化紫蓮花也太奇」之句焉。

又，潭州人有養鳩鵲者，常念佛。既斃，以棺葬之，忽生蓮花一朵，自其口出。有頌之者云：「有一靈禽號八哥，解隨僧口念彌陀，死埋平地蓮花發，人不回心爭奈何。」

贊曰：鸚鵡、鳩鵲，人教以念佛，蓋常事耳，今胡不見往生？噫！譬諸世人，均聞念佛之教，有信心念者，有輕心念者，是以念佛人多，往生人少。彼鸚鵡、鳩鵲，何獨不然乎？

總論

或謂人靈而物蠢，云何禽畜而得往生？是不知凡厥有情，皆具佛之靈覺。迷有厚薄，而分人畜，非靈蠢之不侔也。雉聽《法華》而再世為僧，牛睹金容而死生天上，歷歷載諸傳記矣。況地獄、鬼、畜皆生我剎，固法藏比丘之本願乎。所恨人見禽畜之往生，而恬無警悟，甘心五濁，束手輪迴。一息不來，易形於鱗羽而不自知也，獨何為哉？

續錄 (20則)

今時往生者，隨聞見續入。故另附二卷末，不分門類，不別先後。

一、僧明本

大明明本，通州靜嘉寺僧。素有高志，梵行清白，勤於講業。後輟講，專心淨土，六時禮念，年久弗替。忽微恙，自知時至，告眾安然而化，異香七日。

二、朱綱少府

大明朱綱，京都人，業儒。中鄉舉，三上春官不第，乃就職，官二府。致仕，專修淨土，日課佛三萬，十五年無少怠倦。臨終，坐榻上，兩手擎珠，念佛不輟，異香滿室，乃云：「佛來也。」連聲稱念而逝。

三、于媪

大明于媪，北京昌平府邵村民于貴之母，久積念佛。一日浣衣甚潔，謂其子曰：「予將生淨土。」子未信。至期，取几置庭心，坐几上脫去。異香天樂，鄉人皆聞。

四、顧居士

大明顧源，金陵人，自號寶幢居士。幼能詩，善草書。中年一志淨業。後微疾，集僧俗道友，十念阿彌陀佛，唱和相續。語人云：「我決定往生矣。」人問何故？曰：「我見阿彌陀佛身滿虛空，世界金色。佛以袈裟覆我，我身已坐蓮花中。」時一眾聞蓮花香。諸子悲戀不已。居士曰：「汝謂我往何處？何處即此處。此處若明，何處不了！」乃屏人曰：「毋多言，亂我心。空中諸佛迎我，三鼓行矣。」至期，怡然含笑而逝。少宗伯殷秋溟先生為之傳云。

贊曰：「身已坐蓮花中」，生則決定生也。「何處即此處」，去則實不去也。居士之生，當不在中下品矣。

五、方氏

大明方氏，諸生吳應道室也。三十而寡，守志歸佛，專修淨土。一老嫗亦齋戒相隨逐二十年。萬曆乙酉（一五八五年），時年五十矣，小疾，呼老嫗相對念佛不輟，無一語及他務。卒前一日，沐浴更衣。明晨，燃香禮佛，還坐一榻而逝。有子用先，第進士，不妄語人也，為予道始末如此。

六、張母

大明張母陶氏，為長水守約居士繼室。居士奉佛，母化之，日課誦無間。居士出禮普陀，母謂二子曰：「吾平日參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二語，今始悟。初四日吾行矣。」及期，端坐而逝。次日居士歸，成殮。俄而棺上出青蓮花五朵。居士大駭異，自愧恆常與俱，不知其道行如此。遠近見聞，靡不歎慕。

七、祖香

大明祖香，江西新喻人，於山東龍潭寺精修淨業。有居士王傑者，築庵延之。未幾，語傑云：「某日當歸家。」眾苦留。香云：「歸安養家耳。」及期，敷座西向坐逝。舉龕入山，化火自焚。

八、郭大林

大明郭大林，湯陰人。平生端潔雅素，出世為懷。遇僧教以念佛，遂一心淨土。年七十六，一日無疾，與子別云：「明午當去。」至日坐脫。

九、劉通志

大明劉通志，京都人，精懇念佛。年五十二，得疾，念益切。鄰人李白齋先卒。通氣絕，自旦至午復甦，謂家人曰：「適見一舟，云往淨

土。乘舟三十六人，白齋與焉。我亦一數，但衣未鮮潔，又忘帶念珠，命我易衣取珠，舟艤相待。」家人急為易衣，珠掛其項，須臾而逝。

十、孫氏母

大明中官孫名之母，一生齋戒念佛。年老微恙，自知時至，告其子欲坐脫。子哀泣止之，不得，乃為作龕。至期，入龕安坐化去。

十一、唐體如文學

大明唐延任，浙之蘭溪人，號體如居士。孝友醇慤，出自天性。少遊黌校有聲。已而覺世無常，傾心至道。參雲棲，受念佛三昧，遂力行之，凡十三年如一日，唯篤志以西方為歸。萬曆癸卯（一六〇三年），值耳順，仲冬之旦，忽謂諸子曰：「新春十有一日吾行矣。」數日前，禮誦如平時。至期，盥漱整衣端坐，手結印，口稱佛名，含笑而逝，如入禪定。

贊曰：居士將入滅，諸子請曰：「大人臨終一段因緣，當聞之雲棲入《往生傳》否？」居士謂：「必以報吾師，然勿為裝飾，據事直陳。至於入傳不入傳，師自有見，切勿以不入傳而有慍色，而有慍意。」嗟乎！即是可觀所養矣。平生於淨土諦信不貳，含笑而逝，往生何疑焉！

十二、楊嘉禕文學

大明楊嘉禕，字邦華，泰和人，世家子也。年十三，持不殺戒，蚤虱無所傷。二十三，肄業南雍。俄疾作，以萬曆乙巳（一六〇五年）仲冬十九日卒。卒之先，夢遊地獄，見地藏大士於冥陽殿。覺而放諸生命，延僧誦經念佛。謂人曰：「吾將逝矣。青蓮花現吾前，得非淨土境乎？」遂晝夜念佛不輟。命息燭曰：「汝輩假燭為明。吾不須燭，常在光明中耳。」問：「何所見？」曰：「蓮開四色。」問：「見彌陀否？」曰：「見彌陀現千丈身。」問觀音，曰：「身與彌陀等。」問勢至，曰：「不見也。」言訖，忽躍起拈香，連聲語曰：「《彌陀經》功德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吾已得上品矣。」寂然而逝。

贊曰：邦華好學天植，書無所不讀。已獨潛心於內典，又獨加意於內典之淨土法門。其臨沒也，謂「《彌陀經》功德不可說」，而三稱之。見之真，故言之切也。仲兄嘉祚，傳其事，而矢之曰：「予所誑語，墮拔舌獄。」其亦見真而言切歟。不信淨土者可思已！

十三、郝熙載文學

大明郝熙載，錢塘人，法名廣定。生平忠信不欺，以德行稱於黌校。晚歸佛，禪誦夙夜匪懈。萬曆辛亥（一六一一年）春二月得疾，每睡覺云：「吾夢於山中求見佛，佛未見，見百鳥叢集。」如是累日。至二十

七，食時，忽舉首視窗外，謂其子世翰曰：「今日別是一乾坤矣。」顧家人為置銀錢，俄而曰：「吾向恐見官備用，今無用此。」三鼓云：「有二童子來迎。佛坐蓮花臺現吾前，吾往矣。」吉祥而逝。

十四、朱氏

大明陳母朱氏，吳郡嘉定人，濬川居士室也。孝慈天植，素向三寶。年八十一，其子參雲棲歸，導以念佛往生，遂篤志淨業。越二載，示疾。卒之前三日，堂前大呼母名者三。母云：「有二青衣在此。」時病久孱困，忽躍起豎脊端坐。諸子勸其寢息，乃吉祥而逝。迎屍中堂，仰臥之，屍自轉西向，一時駭異，以為精誠所感致云。

贊曰：郝父、陳母，俱有青衣童子之祥，當生人天。既而一則佛現蓮臺，一則不忘西向，又當生淨土。二相俱時，生方未可定也。即不生，生且不遠矣。

十五、徐氏

大明陸母徐氏，嘉定人。孀居，刻志淨業。夫昔有千金出貸，焚券不取。奩飾罄以施人。恆於佛所禮誦不輟，如是者十載。一夕，忽呼侍人曰：「看東方光發否？我往生時至矣，汝輩可助我。」遂高聲念佛，合掌而逝。

十六、戈廣泰居士

大明戈以安，法名廣泰，錢塘人。性至孝，素積善行，而深自韜晦，不求人知。晚歲精誠奉佛，與靈芝僧玄素，結春秋二社念佛，誦《華嚴》五經。忽謂人曰：「吾大限將至，當為西歸資糧。」遂自室課誦，昕夕不輟。預定歸期於臘月二十一日。前二夕，母子環視悲哽。居士笑曰：「生必有滅，奚悲為？吾方凝神淨域，面觀彌陀。若等慎勿以情愛亂我正念。」諄諄唯囑玄素助念，無間雜語。至期，寂然而逝。

贊曰：僧入冥，見居士晏坐靜室，經籍盈几。庭多紫竹石峰，清絕如洞天。夫居士宜生極樂，胡為尚在冥境？意者平日志切誦經，經願未滿，滿願而後往生歟？

十七、杜居士

大明杜居士，順天府宛平縣人，隱西山瑞光寺側古齋堂中，置家事不問，三十年專志念佛。予鄉人童廣策詣之。居士問所從來。答曰：「杭州。」曰：「君杭人，識雲棲宏公否？」策答曰：「吾師也。」居士合掌念佛，更無他語。將終，禮懺九日，至懺文懇切處，輒流涕哽咽。遂絕食，唯飲水少許。懺畢坐脫。浹旬，顏貌如生。人望見有五色彩雲盤旋屋上云。

十八、孫大珩居士

大明孫叔子，法名大珩，自幼警敏端確。年十二，隨父鏡吾居士，奉四十八願彌陀像入雲棲，因受五戒。歸而斷葷血，息交遊，罷咕嗶。矢志念佛，誓取金臺，而勤苦不惜身命。俄而見兩比丘持蓮花，以一心淨土印可，復見化人誦《金剛經》一晝夜。乃矍然起坐曰：「彌陀、觀音皆來迎我。」結金剛拳印，大呼「阿彌陀佛」數聲，泊然而寂，時萬曆辛亥（一六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也。有《淨土十二時歌》傳世。詳具吳太史《西生傳》中。

贊曰：吳太史觀我居士，稱珩室歲產瑞芝。卒之歲，有大如斗者，如金如玉，如赤白輪。往生之祥可徵矣，為作《孫叔子西生傳》。太史長者，言無虛妄，因錄之。

十九、吳居士

大明吳居士，仁和人，諱大恩，別號仰竹。生平孝友誠篤，好行陰德。放生救苦，恤鄰代逋。遂感陰霾遇光，舟危返風，種種善報。而虔心內教，晨夕誦經，稱念阿彌陀佛，精進無倦。萬曆四十年（一六一二年）五月初三日，別眾跏趺，端坐而逝。室有香氣，神色煥然。詳具印持嚴君所作傳云。

二十、吳居士

大明吳居士，新安世家也，諱繼勛，字用卿，別號十如居士。賦性沉毅，質如木，直如矢。好行種種善事，嗜之而不厭如甘露。晚歲耽心內典，持《往生咒》，稱念阿彌陀佛洪名，日有定課，歷寒暑，純一無間。嘗墮江中，足若有物憑藉，漂十里，躍而登舟，眾以為佛力所感。忽患背疽，危甚，人不堪其憂。居士陶然，談笑自如，若無疾苦者。俄而正念示寂。厥子信章，子輿氏所謂善信人也，言無虛妄，其所述行狀如是。

《往生集》卷之三

古杭雲棲寺 沙門株宏 輯

諸聖同歸類（14則）

一、擇生極樂

《觀無量壽佛經》云：爾時韋提希號泣白佛言：「世尊，願為我廣說無憂惱處，我當往生，不樂閻浮濁惡世也。」於是世尊放眉間光，遍照十方世界諸佛國土，皆於中現。時韋提希見已，向佛言：「是諸佛土雖復清淨，皆有光明。我今唯願生於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所。」

二、往生無數

《大無量壽經》云：彌勒白佛言：「於此世界，有幾菩薩，往生極樂？」佛告彌勒：「於此世界，有六十二億不退菩薩往生彼國，小行菩薩不可稱計。不但此國，他方佛土，如遠照佛刹，有百八十億菩薩皆當往生。乃至十方佛刹往生者甚多無數。我若具說，一劫猶未能盡。」

贊曰：此界他方往生無量，淨土何以容之？噫！滄海尚納百川，虛空猶含萬象。而無邊刹海，不出普賢一毛孔中。然則舉淨土針鋒之地，而容無盡之往生，不亦恢恢乎，有餘裕哉！

三、面見彌陀

《觀佛三昧經》，佛記文殊當生極樂。文殊發願偈云：「願我命終時，滅除諸障礙，面見彌陀佛，往生安樂剎。生彼佛國已，滿足我大願，阿彌陀如來，現前授我記。」

四、十願求生

《華嚴經》，普賢菩薩列十種大願，普為眾生求生淨土。偈云：「願我臨欲命終時，盡除一切諸障礙，面見彼佛阿彌陀，即得往生安樂剎。」又云：「彼佛眾會咸清淨，我時於勝蓮華生，親睹如來無量光，現前授我菩提記。」

贊曰：文殊，七佛之祖。普賢，萬行攸宗。而淨土往生，諄諄如出一口。娑婆良弼，即安養親臣，明亦甚矣。薄淨土而不願往生，謬哉！

五、偈論淨土

天親菩薩，天竺人，廣造諸論，升兜率內院禮觀彌勒。復著《無量壽經論》及《淨土偈》，五門修法，普勸往生。

六、請佛形儀

天竺雞頭摩寺五通菩薩，以神力往安樂國，見阿彌陀佛。陳云：「娑

婆眾生，願生淨土，無佛形儀，請垂降許。」佛言：「汝應先行，尋當現彼。」五通還，聖儀已至。一佛、五十菩薩，各坐蓮華，在樹葉上。遂傳寫流布。見《感通傳》。

贊曰：人疑安樂非神力可到。噫！一念往生，不勞彈指，獨何歟？

七、造論起信

馬鳴菩薩，西天第十二祖。嘗著《起信論》，後明求生淨土，最為切要。

八、龍樹記生

《楞伽經》云：「大慧汝當知，善逝涅槃後，未來世當有持於我法者，大名德比丘，厥號為龍樹。能破有無宗，世間中顯我，無上大乘法。得初歡喜地，往生安樂國。」

九、集善往生

《大悲經》云：佛言：「我滅度後，北天竺國有比丘名祁婆迦，修集無量種種最勝菩提善根。已而命終，生於西方過百千億世界無量壽國。於彼佛所，種諸善根。後當作佛，號無垢光。」

十、得忍往生

《菩薩生地經》云：佛言：「時摩差竭，得不起法忍。五百清信士、二十五清信女，皆得不退轉地，壽終俱生無量壽佛清淨國。」

贊曰：求生西方，為欲悟無生忍，登不退地也。已得忍，已得不退，而復求生，菩薩之樂近如來乃如此。今具縛凡夫，忍力未充，退緣無限，而不刻心淨土，謂之何哉？是則名為可憐憫者。

十一、第二大願

《菩薩內戒經》云：菩薩有三願，其第二願：「願我命終，往生阿彌陀佛前。」

十二、念佛滅罪

《大智度論》云：「有諸菩薩，自念謗大般若，墮惡道，歷無量劫。雖修餘行，不能滅罪。後遇知識，教念阿彌陀佛，乃得滅障，超生淨土。」

贊曰：至心念佛一聲，滅八十億劫重罪，此其明徵乎。所以者何？至心故也。若匪至心，罪則不滅。毋曰聖訓之無稽哉！

十三、勝會書名

長蘆蹟禪師，遵遠祖遺範，建蓮花勝會，普勸念佛。一夕，夢一人烏巾白衣，風貌清美，揖而曰：「欲入公蓮花勝會，乞書一名。」蹟問何名？答曰：「普慧。」書已，又云：「家兄普賢，亦乞併書。」蹟覺而檢《華嚴離世間品》，有二菩薩名，遂以為會首云。

贊曰：凡僧結社，古聖書名，甚哉淨土之非小緣也！良由事出真誠，則冥通靈應。一有偽焉，人世自好者不屑，而況古聖乎？今之所謂佛會者，蹟公見之，當為太息矣。

十四、略舉尊宿

百丈海禪師，馬祖傳道嫡子，萬世叢林大宗。其立法，祈禱病僧，化送亡僧，悉歸淨土。

黃龍新禪師，參覺老得旨，繼席黃龍，宗風大振。而切意淨業，有《勸念佛文》行世，令人發哀起信。

真歇了禪師，嗣丹霞諄公，洞下一宗至師大顯。後卓庵補陀，庵名「孤絕」，專意西方。有《淨土說》，普勸四眾。

慈受深禪師，得法於長蘆信公，專心念佛，謂：「修行捷徑，無越淨邦。」建西方道場，苦口勸眾，翕然化之。

石芝曉法師，嗣月堂詢公，洞徹教部，以淨業化人。嘗集《大藏》諸書，有《樂邦文類》行世。

寂堂元禪師，學禪於密庵傑公。篤行念佛三昧，感金甲神自天而降，夢紅蓮花從地而出。由是十州蓮宗大行。

中峰本禪師，得法於高峰妙公，人仰之如山斗。有《懷淨土詩》百篇，盛傳於世。

王以寧待制，自稱彌陀弟子。

晁悅之翰林答趙子昂書，稱：「西方淨土，是真語實語。」

陳瓘待制，作《延慶寺淨土院記》，極贊念佛。

優曇宗主，居廬山東林善法堂，著《蓮宗寶鑒》，奉旨板行，為淨土中興云。

贊曰：始百丈，終優曇，歷代尊宿，無不奉行淨土，嗚呼盛哉！

總論

天如禪師謂：「今人鄙視淨土，非鄙愚夫愚婦也，是鄙文殊、普賢、馬鳴、龍樹也。」吾故集群經，以實其說。或者猶疑菩薩道大，似已不必求生。噫！自非位登妙覺，雖等地大聖，不能一日離佛，況其下者乎？

蓋嘗譬之：爵彌尊，則覲主彌密。彼荷擔挾鋤之輩，侶漁樵以自足，絕望於九重，而囁囁然曰：「明主之不足親也。」可哂也夫！

生存感應類（12則）

一、鬼不敢噉

佛世有一國，鄰於羅刹。羅刹食人無度。王約自今國人，家專一日，以次送與，勿得枉殺。有奉佛家，只生一子，次當克行。父母哀號，囑令至心念佛。以佛威力，鬼不得近。明晨往視，見子尚在，歡喜將還。自是羅刹之患遂絕，國人慶慕焉。

二、夢得聰辯

隋，南嶽慧思禪師，精心事佛。因夢阿彌陀佛與之說法，自是聰慧過人，辯才無礙。

三、冤對捨離

唐，邵彪，鎮江人。為士人時，夢至一公府，人稱「安撫使司」。俄而一官人問云：「汝知所以不第否？」彪對：「不知。」因引彪前行，見大鑊中煮蛤蜊，作人語，呼彪名。彪怖，遂念阿彌陀佛，方啟口，蛤蜊變黃雀飛去。彪後及第，官至安撫。

贊曰：殺生遲其得祿，念佛解其殺冤。今士人以牲牢乞祐於鬼神，而不知持萬德之洪名，其為計亦左矣。願三獻連城者，識此於鐵硯之側。

四、夫婦見佛

宋，葛濟之，句容人，稚川後也，世事仙學。妻紀氏，獨精誠念佛。元嘉十三年（四三六年），方在機杼，忽覺空中清明，因投杼仰瞻四表。

見西方有佛現身，寶蓋幢幡，映蔽雲漢。喜曰：「經言無量壽佛，其即此耶？」面佛作禮。濟之驚異就之，紀氏指示佛所，濟之亦見半身，俄而隱沒。祥雲五彩，親里咸睹焉，自是多歸佛法矣。

五、卻鬼不現

宋，陳企，龍舒人。嘗殺人，後見鬼現。企大怖，急念阿彌陀佛，鬼不得近。因念佛不已，鬼遂不現。

贊曰：負命之鬼，云何念佛而得卻之？良以阿彌陀佛功德威神不可思議，一稱其名，鬼獲超濟，故不現耳。豈尋常禁咒驅逐此耶！

六、薦拔亡靈

宋，張繼祖，鎮江人，信西方淨土。乳母死，多為念佛追薦。一夕，夢母來謝云：「荷君念佛，已生善趣。」

七、睡寢得安

宋，劉仲慧，湖州長興人，患夜夢恐怖。有教以念佛者。遂至誠高念一百八遍，然後就寢，當夜神魂晏然。自是繼念不輟。

贊曰：古人喻睡眠為小死，此語最善。蓋夢寐之顛倒，較生死之昏迷幾何。而寢息神安，命盡之時，庶稍稍有自由分。善導大師教人臨睡入觀，良有以哉。

八、病目重明

宋，阮念三嫂者，懷寧農婦也，雙目將盲。常念佛不絕，遂得明朗。

又，柴氏女雙瞽，念佛三年，精勤不替，雙目重明如故。

贊曰：彌陀光明無量，照十方國。苟至心憶念，就使肉睛不朗，當必心目洞開。而今時瞽者，往往作師巫，造殺業。是謂從冥入冥，終無時得睹天日矣。嗟乎！吾安能以此普告盡世之盲人乎。

九、瘡疾不作

宋，李子清，久患瘡。龍舒居士教以臨發之時，專志念佛，然後服藥。子清信而行之，當日減半。次日復念，遂全癒。自是篤信念佛。

十、舍利迸現

宋，贛州廉中大夫恭人，繡丈六阿彌陀佛，方及半，忽有舍利現彩縷中，舉宅驚歎。

又，真州鍾離少師夫人任氏，刻阿彌陀佛像高四寸八分，龕室甚嚴。常頂戴行道。像眉間忽現舍利，大如黍米，光彩照人。

十一、治病皆癒

宋，秀州一僧，常念阿彌陀佛，為人治病。病者請治輒癒，州人敬信如佛。

十二、俘囚脫難

元至正十五年（一三五五年）冬，張士誠攻湖州。江浙丞相與戰，獲四十人。囚檻送官，夜宿西湖鳥窠寺。適大猷謀禪師，徐步廊下。囚者見師神觀閑雅，持誦不輟，因告曰：「長老救我。」師曰：「我不能救。但至誠念『南無救苦救難阿彌陀佛』，卻救得爾曹也。」中有三人，信受其語，念不絕口。天曉發囚，易枷鎖。偶至三人，刑具不足，唯繫以繩耳。既而審鞠，乃良民被虜者，遂得釋。

贊曰：《普門品》云：「或囚禁枷鎖，手足被杻械，念彼觀音力，釋然得解脫。」古今人信之矣。念佛解脫，人或未信，此狃於常見也。佛

之威神，更超菩薩，不知其幾。爾不見斫截手足，念釋迦如來，而四體重生乎？肢截尚可重生，何有於杻械？而信之者寡，吾故表而出之。

總論

念佛法門，人知為亡歿之歸宿，而不知生存之利益。是故聞持咒得靈通，即改而持咒。聞講演得聰辯，即改而講演。聞營造得福報，聞齋會得人緣，乃至聞攝養得長壽，種種變易，曾無執持。安在其一心不亂，而望淨業之有成耶？吾故集此，姑以斷時人之外慕。據實而論，求生淨土，本為成佛度生。既非圖身後之樂，復何計身前之利與否哉！

《往生集》卷之三 終

中華淨土宗協會
淨土宗文教基金會

11059台北市信義路五段150巷22弄41號

電話：02-2758-0689

傳真：02-8780-7050

E-mail：amt@plb.tw

淨土宗網站：<http://www.plb.tw>